

134
10
263

左傳輯釋

九
一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九

134
21
263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冊	二 號	六 架	三 函	佛 教 類
和書門				

左傳輯釋卷十三

日南安井衡著

成公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杜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

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杜無傳公如晉葬鄭襄

公杜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杜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伐許安衡案二年魯與晉衛伐齊此鄆蓋釋例所

謂西鄆地近齊故城以備之若晉嘗欲叛之而已未敢輒叛晉人未必聞之無須預城為備也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杜宋共公即位杞伯來朝歸叔姬

故也杜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

必不免杜言將不能壽終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杜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杜敬

侯則得安註衡案晉為霸主是天命晉侯掌諸侯也故云晉侯之命在諸侯矣今不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

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杜註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杜註

也聽服史佚之志有之杜註周文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

非吾族也杜註與魯異姓杜註安傳遜云此以夷狄待楚非關姓也若齊桓亦異姓衡案

語指殊俗而言此去類字獨言吾族故杜云與魯異姓若齊君為霸文子必不言非吾族言各有當豈一端而已哉其肯字我乎公乃

止杜註也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杜註前年鄭伐許侵其

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杜註展陂亦晉欒書

將中軍杜註代郤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杜註

汜祭鄭地成臯杜註安釋文汜音凡楚子及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杜註於子

皇戌攝鄭伯之辭杜註代之子及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

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杜註欲使自屈

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杜註側子及名為明年晉趙嬰通子

趙莊姬杜註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杜註出也傳仲孫蔑如宋夏叔孫

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杜註穀齊地梁山崩杜註記異也梁山在秋大水杜註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杜註蟲牢鄭地陳留封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杜註放趙嬰也原同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

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杜註言已雖淫而能舍我

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

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杜註伯自告貞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

也祭其得亡乎

以得放遣為福

祭之之明日而亡

杜

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子孟獻子

如宋報華元也

杜

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歸諸

穀

野饋曰饋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杜

伯宗辟重曰

辟傳

杜

重載之車安釋文辟重匹亦及曰辟音避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杜

捷邪

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

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

杜

主謂所祭

安

衡案論語

夫顯史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孔安國云使主祭東蒙社蓋本焉國所主祭而崩竭

是其神不享其祭故減膳降服以謝其過禮固當然也或謂國以山川為主以駁杜

注是東蒙為顯史主非顯史為東蒙主也謬妄可笑

杜

去盛

杜

服

乘纒

杜

車無文

徹樂

杜

息八音

出次

杜

舍於郊

祝幣

杜

陣玉

史辭

社

責

自罪

以禮焉

杜

禮山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

之

杜

見之於晉君

不可

杜

不肯見

遂以告而從之

杜

從重人言

許靈公愬鄭

伯于楚

杜

前此年鄭伐許故

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

子國

杜

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

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

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杜

垂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杜

龜文

華元享之請鼓諫以出鼓諫以復入

杜

出入鞞擊鼓

杜

安

華元享之慰其勞且知其怨已而欲釋之也

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杜

蓋

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

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杜

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

十一月

己酉定王崩

杜

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

杜

衡案傳先言蟲牢盟及諸

侯謀復會者因上文記子

靈之事而終言之非隨經次而正釋之故直言冬以明宋公殺子靈在秋而

不言十二月傳文本自明白杜自稱有左傳癖而不曉傳終言之例何也

杜

無二二月辛巳立武宮

杜

魯人自

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

杜

衡案傳云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

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武公之宮也杜知傳文不可為武公之廟故云築武軍然武軍不當言宮春秋之時
稱廟為宮故又據公羊傳為又作武公宮是以一武字分屬武軍與武公不知其意
從左傳乎抑從公羊傳乎可謂妄矣今案官謂周圍牆論語夫子之牆數仞是也因
總其中所有名之曰官李文字子欲顯鞏功別作堂宇於城外築圍牆以周之名曰武
宮猶漢作前殿後殿拍梁臺等因周圍而名之曰未央宮耳廟稱官右夫人所居稱
後宮亦以其有周圍牆也故凡有周圍牆者雖士大夫亦得稱官儀禮云自命士以
上父子異官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苟知此義此經不難釋而傳文迎刃
而解矣自服虔泥官字解武官為武公之廟後儒皆從公羊傳而左氏不可得而通

取鄭

註杜

附庸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

註杜

無公

孫嬰齊如晉

註杜

嬰齊叔

壬申鄭伯費卒

註杜

前年同

秋仲孫蔑叔

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

藥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

註杜

謝前年

子游相

註杜

子游公

授玉于

東楹之東

註杜

禮按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

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註杜

視流不

二月季文子以鞶

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註杜

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

也

註杜

言請入救難勝非已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

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良夫獨

以其辭會也

註杜

辭會在

師于鍼衛人不保

註杜

不守說欲

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

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

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晉復命新田為

註杜

謀故

晉人謀去故絳

註杜

沃饒而沂鹽

註杜

鹽鹽也荷氏

安

服虔云土平有澗曰沃正義說文云鹽河東

註杜

縣西北有郇城

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

註杜

縣鹽池是

安

鹽池表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

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為鹽餘鹽不名鹽也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

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杜注 兼大僕

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杜注

路寢

安顧炎武云為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獨舍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衛索獻子之庭

而人令獻子從

謂獻子曰何如

杜注 問諸大夫言是非

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

水淺

杜注 土薄

其惡易覲

杜注 惡疾疾

安陸祭云下文有汾澮以流其惡注以惡為垢穢與此字同訓異良所

未喻據獻子說沈溺重腫之疾猶在墊隘之後不應於此遽云其病易成也宜從後注又索爾雅訓覲為見其惡易覲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衛索土薄水淺則穢惡之氣蒸出於地上覲見也謂出見於地上人觸此氣則愁苦墊隘遂致沈溺腫脹之疾水淺謂水在地下淺墊數尺輒得泉或以下文云有汾澮以流其惡以水為川瀆非也

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

杜注 墊隘麻

安

陸祭云傳中屢言墊隘杜之注釋各殊此年云羸困

襄九年云猶委頓二十五年云慮水雨三者皆非正訓案說文引此傳曰墊下也尚書下民昏墊注溺也昭三年傳愁隘注隘小也孔疏言地之下隰狹隘者是矣餘見後錄衛索墊下隘狹正訓也此傳云民愁則墊隘襄九年傳云夫婦辛苦墊隘無所成止皆以人事而言則依正訓而引神之蓋謂志氣卑薄不爽朗條暢也襄二十五年傳云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盪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是以地而言乃其本義言吳居狹隘馳騁進退皆不便故云隘乃禽也不復言墊者墊既在水下非人所居故直言隘耳由此推之墊隘之義可得而明矣

於是乎有沈溺

重腫之疾

杜注 沈溺溼疾

重腫足腫

安

衛索重腫通

不如新田

杜注 今平陽絳邑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杜注 高燥

有汾澮以流其惡

杜注 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

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

且民從教

杜注 無災

十世之利也

杜注 陸祭云從教言其民易使耳何

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

杜注 財易致則民驕佚

室乃貧不可謂樂

杜注 近寶則民不務本

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

新田

杜注 為季孫如晉傳

六月鄭悼公卒

杜注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

宋

杜注 晉人命聲伯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

從晉故也

杜注 前年從晉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

師遇於繞角

杜注 繞角鄭地

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

息之師救蔡

杜注 申息楚二縣

禦諸桑隧

杜注

汝南朗陵縣東南桑里在上蔡西南

趙同趙括

左傳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四

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註杜武子

知莊子

註杜荀首中

范文子

註杜士燮上

韓獻子

註杜韓厥新中軍將

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

遂至於此

註杜此蔡

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

註杜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

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

註杜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

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

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

子盍從眾

註杜盍何不也

子為大政

註杜中軍元帥

將酌於民者也

註杜酌取民心以為政

子之佐十一人

註杜六軍之卿佐

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

註杜知范

欲戰

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

註杜商書

武子曰

善鈞從眾

註杜鈞等也

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

註杜三卿皆晉

註杜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

註杜

傳善欒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鼯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

註杜無傳稱牛未下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

註安

正義釋獸鼯鼠李巡曰鼯鼠一名鼯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

吳伐

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註杜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

秋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

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註杜

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公至自會

註杜無傳

吳入州來

註杜州來楚邑淮南

下蔡縣是也

註安

馬宗璉云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丘郭注今在壽春縣古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

冬大雩

註杜無傳書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鄭郊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據旅蠻夷入伐而莫

之或恤

註杜振整也旅眾也

無弔者也夫

註杜

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

詩曰不弔吳

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註杜

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

註安

衡案弔傳訓恤凡經傳言不弔

者當以此傳為正解言不為吳天所弔恤故亂無有止吳天指幽王

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

註杜

上謂霸主吾亡

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

且拜師。

杜

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

汜。

杜

汜，鄭地，在襄城縣南。

諸侯救鄭，鄭共中侯羽軍楚師。

杜

二子，鄭大夫。

囚鄭

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杜

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釋文：鄭本又作負，音云。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杜

軍藏

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楚圍宋之役。

杜

在宣十四年。

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

為賞田，王許之。

杜

分申、呂之田以自賞。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

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

杜

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

出兵賦而安二邑壞也。

釋文：御，魚呂反。王應麟云：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

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岳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

晉鄭必至于漢，王乃

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及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及

亦怨之。及共三師，位

杜

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

子重子及殺巫臣之族，子

圍子蕩及清尹弗忌。

杜

皆巫臣之族。

及襄老之子黑要。

杜

以夏姬故并怨黑要。

而分其室。

杜

衡案：室謂貨財。

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

蕩之室。子及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杜

子重子及

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杜

壽夢季札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杜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

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各異置之。

安

傳：遜云：兩者即一車耳。詩所謂百兩，孟子所謂三百兩，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偏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為偏，則每車有二偏，各五十人。今

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衡案：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其有四馬，稱為乘。傳：遜

以兩，猶車是也。但二兩異義，則失之。周禮：地官遂人職，五人為伍，五伍為旅，四旅為

一車，百人。蓋晉制也。故云以兩之一卒。適吳，偏兩，猶言偏車。車有二偏，百人之中

人乘車，則一偏四十八人，一偏四十九人。然此不必細分之。稱五十與其射人為偏車之一耳。下文云：教吳乘車，則是時吳無車，蓋并其車而舍之。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註杜 先是吳常屬楚

實其子狐庸焉使

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註杜 巢徐楚屬國

子重奔命註杜 救徐

馬陵之會吳八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註杜 因伐鄭而行

子重子友於是

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

國註杜 上國諸夏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註杜 林父孫良

衛

侯如晉晉友戚焉

註杜 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註杜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

述二 所取田

註安 衛案汶陽魯地齊奪而有之鞏之役晉責齊使還之於魯今以齊服於晉復使魯還之於齊是與秦以己而不以道故經據實詳書以貶之而

傳戰季文子之言以釋之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晉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聘

註杜 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

父 註安 正義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華元新始告魯欲圖為昏昏禮發

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隱二年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聘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

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

衛案士昏禮下達後儒或謂言自婿家出故曰下達若不先使媒氏通其意卒然納

采女氏若不欲將何辭以答迂亦甚矣此疏說下達極詳

趙括

註杜 傳曰原屏答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

公命 註杜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註杜 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

伐邾

註杜 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

衛人來媵

註杜 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媵嫁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

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

飲酒註杜私焉註杜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

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

敝邑註杜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

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註杜

復肅敬註安正義言而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詩曰女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註杜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

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及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

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王將德是以註杜而二三之其

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註杜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

諫之註安衡案簡詩作諫此作簡同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註杜六年未遂侵楚獲申驪註杜申驪楚

楚師之還也註杜謂六年遇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註杜於繞角

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安註安釋文與

善如流宜哉註杜宜有功也註安衡案言從善則其功不勞而成如水流於卑也

從善之速則宜註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註杜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

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註杜會伐蔡門于許

東門大獲焉註杜過許見其無聲伯如晉逆也註杜自為逆婦不書

也註杜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

也註杜納幣禮也註安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謂

之子晉侯註杜趙嬰亡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註杜欒氏郤氏亦

也註杜使卿註安出華元聘共姬之非禮

也註杜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謂

也註杜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謂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註杜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註杜成季趙衰

宣孟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註杜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

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註杜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及其

田焉註安衡案此傳終言之非是年之事也秋召桓公來賜公命註杜召桓公周卿士晉侯使

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註杜渠丘公莒子朱縣有濶里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思啓封

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註杜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祭標者苦人當唯此為命勇夫重閉況

國乎註杜為明年苦濱傳冬祀叔姬卒來歸自祀故書註杜其卒也若更適大夫則

不復註安衡案室女不書卒未成人也嫁夫者不書卒賤也其地嫁諸侯者皆書

歸祀故傳釋之曰來歸自祀故書言女子外成既嫁者雖見出棄亦書其卒異之室

女也杜云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夫聖人脩春秋以垂治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於

千萬載之後豈愍一女子見出以曲其筆哉不思甚矣註杜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註杜

七年鄭與吳成註杜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註杜文子燮曰君命無貳失信不

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註杜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

也註杜欲與齊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衛人來媵共

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註杜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祀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註杜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安衡案服

此盟無新服晉者而書同盟者傳曰為歸汶陽之田故故諸侯或於晉人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亦是服異故曰同盟

公至自會註杜無

三傳晉年釋

侯或於晉人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亦是服異故曰同盟

公至自會註杜無

二月伯姬歸于宋註杜宋不使卿安衛案經不書逆故夏季孫行父如

宋致女註杜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晉人來媵註杜媵伯秋七

月丙子齊侯無野卒註杜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安衛案此亦杜晉人執

鄭伯註杜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安中井積德云稱晉人

傳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釋此經所以稱人以執也但傳先經

履軒得之註杜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安中井積德云稱晉人

子與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註杜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鄆註杜鄆莒別邑也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註杜魯邑也在東海糜丘縣西

後十二月之前註安衛案古歷置閏於歲終故傳云歸餘於終秦以十月為正漢初

疑此年十二月節前在十一月魯人以十一月末始事至十二月終功故經書冬不

書月而傳釋之曰書時邪其載之十二月上者記始事也或傳文舊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註杜叔姬已絕於杞魯復

杞叔姬卒為杞故也註杜還為杞婦逆叔姬為我也註杜既棄而復逆其

安衛案請之也杞伯請之杞叔姬卒八年經文也逆叔姬此年經文也二經書法

皆因杞伯請之而生故傳並舉而釋之言杞伯雖絕叔姬之昏然卒則請而葬

之是其意在欲全鄰好以安其民安民禮也故經嘉之為杞故書杞叔姬卒也魯侯

若怒杞伯離昏不許其請杞伯雖欲逆叔姬之喪而不可得焉今魯侯寬以待之即

許其請使杞伯得逆叔姬而葬之終能全鄰好其志亦在安民故經嘉之為魯故書

也為魯強請杞夫姊妹死已不能葬乃強請於離昏之人逆其喪以葬之雖所為

養走卒亦不肯為之假令魯君臣至愚極陋亦必不為之何其不思之甚也

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註杜歸田在安衛案釋經所

於蒲以尋馬陵之盟註杜馬陵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

尋盟何為註杜競強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

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註安衛案柔是行也將始會

吳吳人不至註杜為十五年二月伯姬歸于宋註杜復命走楚人以重

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註杜為晉人執鄭伯傳

註安衡案此傳釋經所以書晉人杜注未盡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註杜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

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曾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

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

註杜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

婦以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

註杜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

註安衡案言文子勤勞於國事先君雖既薨猶有屬望也

言此者以明己未死尤屬望於文子之意耳

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註杜

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已心

晉人來媵禮也

註杜同姓秋鄭伯如晉晉

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錁

註杜銅錁晉別縣在上黨

藥書伐鄭鄭人使伯蠲

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註杜明殺行人例

楚子重

侵陳以救鄭

註杜陳與晉故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註杜南冠楚冠

註杜南冠楚冠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

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

註杜冷人公曰

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

註杜言不敢學他事

使與之琴操

南音

註杜南音楚聲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得知也固問之

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註杜嬰齊

子重側司馬子及言其尊卿敬老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

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

註杜舍

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

註安衡案大子無所施為賞賜恩惠不及於下鍾儀公正無私其無私故曰抑也

名其二卿尊君也

註杜尊晉君也

不背本仁也不忘舊

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註杜敏達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

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註杜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

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註杜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

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註杜六月

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

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註杜八月十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註杜終巫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

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註杜浹

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

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以已也註杜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隨賤之人註安正義喪服

曰蕪蒯之非也可以為履明教如管衡素蕉萃憔悴之假借字秦人自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註杜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

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註杜紓緩也勿亟遣使註許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

為明年晉侯註杜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

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註杜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

郊註杜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註杜

晉侯天子州蒲也稱爵見其註安正義應劭作舊名諱義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

或兩州蒲誤耳今定本作州滿阮元云劉氏史通雜駁篇以蒲註杜

為誤案史記又作壽曼梁玉繩云曼滿音相近壽州字相通齊人來媵註杜無

媵伯姬也異姓註安衛案傳不釋者九年衛晉來媵傳皆云禮也則異姓來媵為非

來媵非禮也註禮可知故不釋也凡左氏釋經之法經義明晰及前後傳可推

者皆不釋其可據事實以知經意者則以記事釋之註杜

後儒多不通此意謂左氏粗於經非善讀左傳者也丙午晉侯孺卒註杜六同

傳丙午六月七日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註安浦鏗云禮記中庸正義成十卒

安增耳註杜報大宰子商之使也註杜鄭公子班聞叔

子商楚公子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註杜晉命衛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

申之謀

杜改立君之謀

三月子如立公子緇

杜子如公班

夏四月鄭人

殺孺立髡頑子如奔許

杜髡頑鄭成公大子

藥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

一人焉何益不如代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

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杜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

安

釋文州蒲本或作州滿衡案凡立諸侯傳未有言以為君者此言以為君明其未可以為君也傳只加三字而經所以書晉侯不釋而自明即上所云以記事釋經是也

州蒲詳見于上

鄭子罕賂以襄鐘

杜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

駟為質

杜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煇

辛巳鄭伯歸

杜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

晉侯

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杜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

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

公覺召桑田巫

杜桑田巫晉邑

巫言如夢

杜巫云鬼怒如公所夢

公曰何如曰不

食新矣

杜言公不得及食新麥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

杜醫緩

名為猶

未至公夢疾為二醫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杜盲高也心下為膏

安釋文說文云心下膏上也正義此賈逵之

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雖凝者為脂釋者為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觸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為釋者為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當為膏非也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杜達針公曰良醫也厚

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

杜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

使甸人獻麥

杜甸人主為公田者

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

卒

杜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

以為殉

杜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杜叔禽叔申弟

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杜言叔申為

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陸祭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而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耳惠棟云陸氏此言是教人慎勿為善非君子之言也呂覽曰

賢主之所悅不肖之所誅高誘引此傳以為證杜氏之說未可非也衡案非其人緊承忠為令德若以為鄭伯文義差汎今因其謀而考之叔申蓋詭譎之人故其謀雖出於忠鄭伯不信之適足以殺其身矣君子言此者欲使人慎其行故下文秋公又曰況不令乎言無德行者無所為而不致禍矣豈止人為善哉惠說及外秋公

如晉註杜親吊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棧未反註杜是春晉使糴棧至楚結成晉謂

魯貳於楚故留公須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糴棧還驗其虛實

書諱之也註杜諱不書晉葬也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註杜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晉侯使郤欒來

聘己丑及郤欒畢盟註杜郤欒郤克從父兄弟安正義案世本郤豹生莫芮芮生缺缺生即欒也如彼文則欒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為從祖昆弟服虔以為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是祖字誤耳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

請受盟而後使歸註杜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安衡案四年公欲求成於楚而叛

而漏也襄二十九年傳云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祿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挑芻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足以伸我氣故經書正月公在楚無所諱也

前年傳云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此傳云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屈辱已甚正承前年

傳以釋經所以不書正月公在晉亦諱之也經下注疏未及此義故特詳之

郤欒來聘且泣盟註杜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

聲伯之母不聘註杜聲伯之母叔躬之妻不聘無媒禮安釋文甥本

妻為妣註杜昆弟之妻相謂為妣穆姜宣正義世人多疑婦妣之名皆以為

妣因即惑於傳文不知何以為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婦妣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婦妣婦報

傳曰婦妣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婦妣言婦是弟妣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婦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婦自然以長解妣長謂身之長幼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擗

婦為婦婦婦謂長婦為婦正言婦之長擗不言夫之大小衡案正義是也蓋婦

妣長幼之稱非尊卑之名故從身長幼而稱之不關其夫亦男女異長之義也後儒

暗於此義據此傳及昭二十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妣遂以婦為長婦妣為少婦而義疏遂改喪服傳弟長也作婦長也不知訓婦為長姪婦之婦亦可訓長乎

其妾有如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

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註杜外弟管子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

杜 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卻犛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

人曰鳥獸猶不失儼杜 儼耦也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杜 言不與卻

禍安 中井積德云孝叔是畏聲伯非畏卻犛也 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

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杜 沈之於河 婦人

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杜 伉敵也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杜 約誓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杜 字愛也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杜 約誓

為之婦也傳言卻犛淫縱所以亡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杜 魯犛文子交盟

盟舉重略輕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杜 惠王襄王之疾 且與伯與爭政

杜 伯與周卿士 安 釋文伯與音餘本亦作與 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杜 陽樊晉地 王使劉

子復之盟于郟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杜 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郟周邑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杜 鞏以前之好 晉卻至與周爭郟田杜

御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御人亭杜 安 惠棟云御晉之溫地周賜晉文溫田後為卻氏私邑王符

爭郟田杜預以御為溫之別邑不若叔重解字之精矣齊召南云卻至以列國大夫

敢與王室爭地王勿能斷使卿許於晉畏晉強也晉侯知卻至之非不能罪之但使

勿復爭田又畏其臣也自是王室愈卑晉之公室亦替而政在大夫矣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

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杜 言溫郟氏舊邑 劉氏單氏曰昔周克商使諸

侯撫封杜 各撫有其地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

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杜 事在

年杜 安 衛索能猶仰也仰順適也 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杜 在僖二 狐

氏陽氏先處之杜 狐漆陽處父 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

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杜 傳言卻至貪所以亡 宋華元善於

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棧成而使歸復命

矣杜 在杜 年 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杜 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秦晉

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杜衡

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杜史顛秦大夫晉卻隰盟秦伯于河

西杜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杜齊一也

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杜為十三年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杜瑣澤地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杜交剛地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杜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公出奔

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杜終前年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偃

之同恤杜二子楚大夫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

執往來道路無雍杜執幣也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杜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

盟明神殛之杜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杜俾隊也有渝此

鄭伯如晉聽成杜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杜瑣澤地

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泣盟楚子享之子及相為地室而縣焉

郤至將登杜登堂金奏作於下杜擊

驚而走子及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

樂而奏杜縣鐘也安杜正義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鐘鐘以金為之謂之金奏朝賓入門而奏樂

而縣待客將登乃奏皆新杜安縣大以包小耳驚而走子及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

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

以備樂

註杜也賜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伐此下臣不敢

註杜此言

兩君相見之禮

子及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

用樂

註杜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

安正義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唯當用是一矢以相加陵

相遺與耳

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

註杜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

若讓之

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

註杜王事間缺則脩私好

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

註杜享

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有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

註杜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共儉以行禮

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註杜不

言無事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註杜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

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註杜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以武夫止于扞難而已

註安衡案以用與武今從十行本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曰尋倍尋曰常言尋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

註杜略取也言世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奪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己

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奪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己

安傳遜云世治尚文德武夫惟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

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註杜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

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

安陸祭云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亂也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之腹心者非治世

之美辭矣古人說經大抵斷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於此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亂義得無與前指謬乎

天下有道則

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註杜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

云言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為害衡案陸傳並是此節文義本無難解者杜蓋謂一篇之中分屬治亂於義不安故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然此云制其腹心則卻至不以腹心為美稱不宜泥詩本義以失傳意矣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

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

言吾死無日矣夫

註杜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六年鄆陵戰張本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

且泣盟

註杜報郤

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註杜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註杜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三月公

如京師註杜師因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註杜五同秋七月

公至自伐秦註杜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註杜將事致君命孟獻子

曰郤子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

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註杜

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註杜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註杜欲王賜已請先使王

以行人之禮禮焉註杜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註杜介輔

相威儀者獻子相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

秦註杜劉康公王季子劉成註杜成子受脰于社不敬註杜脰宜社之肉也盛以脰器故曰脰宜出兵

祭社註安阮元云段玉裁校本脰器作脰器按說文云盛以脰故謂之脰也

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註杜養威儀註安正義之往也養之以福謂將

之中以生所謂天命之性人能循威儀之則以養其性則順命而致福不能則棄命

以取禍杜云養威儀下注棄其命云失中和之氣皆非也又漢書律歷志按此文作

能者養之以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此傳孔疏云往適於福又云將身向福

與顏注合其義為長顧炎武云姚寬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之以福傳本誤也

衡案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對鳥獸虫豸受偏氣以生而言命有二焉一謂天付人以

智仁勇之德此及中庸天命之謂性是也一謂天付人以吉凶禍福邾子曰我命在

民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養之以福敗以取禍語其常也間有雖養而

不得福者均之天所付仍亦謂之命或以天地之中為天地中間之氣以命為遭遇

之命故特辨之正義之往也則本作養以之福今本以之倒置後人以既不能者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註安衡案聖人因天地之中以制禮

庶人盡力以勤其業又禮意也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

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註杜膳祭肉註杜戎有受脰神之大事

五傳身畢 卷之三

也

註杜交神之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

註杜惰則失中

其不反乎

註杜為

肅公卒于瑕張本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註杜呂相魏錡子

曰昔逮

我獻公及穆公

註杜晉獻公相好戮力同心

註安惠棟云戮石經及宋本皆作戮說文曰戮并力

也。从力琴聲戰國策曰勦力同憂高誘曰勦力勉力也其字从力詛楚文又作繆力蓋古字假借

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

姻

註杜穆公夫人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註杜辟驪姬也

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

僖十年秦納惠公

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

註杜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

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

註杜集也

是穆之成也

註杜成功於晉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

山川

註杜草行為跋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註杜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

盟

註杜伯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

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

註杜致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遂致此意

註安正義劉炫以為誣秦衡案此篇晉詞多誣劉說是也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註杜造成功於秦

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

不見弔傷

註安衡案弔恤也七年傳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恤以訓此弔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註杜寡弱也

迭我殺地

註安釋文迭直結反徐音逸沈

形云迭疑與隱九年侵軼之軼同故陸氏釋文並云直結反又音逸也杜云軼突也玉篇云車相過也

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

註安陸祭云保城不

滅我費滑

註杜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

註安正義於時輕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故知此伐保城是誣之也陸祭云保城不

知其處或是近滑之城秦師過而掠之彼傳偶不言耳何用知其為誣也衡案保城蓋晉所保守之城其邑小故舉城而言之彼傳不載者亦以此詞固多誣然事出於秦者文致以重其罪耳未必無其事而誣之為有適足以取秦怨晉人亦必不為故知其非誣也疏云輕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是時秦人知鄭有備而班師遂滅滑安得言無伐保城之暇哉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註杜滑晉傾覆我國家

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

註杜納文公之勲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

師

註杜在僖三年

猶願赦罪于穆公

註杜晉欲求

註安王引之云赦與釋同釋

師

註杜秦使鬪克歸楚求成事見文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

註安衡察秦使鬪克歸求

墮命

註杜十四年文元年楚弑成王

穆公是以不

註安成在僖三十三年

克逞志于我

註杜逞快也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註杜文六年晉襄

康公我

之自出

註杜晉外

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發賊以來

註杜秦穆皆卒

蕩搖我邊疆

註杜發賊食禾稼蟲名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註杜在文七年

猶不悛入我河曲

註杜悛改也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註杜涑水出河東聞

是康公絕我好也

註杜言康公自絕故

東道之不通則

註安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相

是康公絕我好也

註杜言康公自絕故

註安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相

及君之嗣也

註杜君秦

我

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註杜望秦撫

君亦不惠稱盟

難

註杜謂晉滅

入我河縣焚我箕郛焚夷我農功

註杜夷傷

利吾有狄

亦焚也

周禮稻人作美又薙氏掌殺草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焚

度劉我邊陲

我邊陲謂相奪以相撓擾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註杜聚衆也在

君亦悔

禍之延

註杜延長也

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

註杜秦穆

景公

註杜伯車秦

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

註杜令狐會

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註杜令狐會

在十一年申

稱寡君者三

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嘗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

稱寡君者三

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嘗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

稱寡君者三

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嘗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

稱寡君者三

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嘗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

稱寡君者三

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嘗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

稱寡君者三

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嘗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

役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此準上例疑寡君當為衍字衛案下文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然則晉侯使呂相絕秦所主在此二事其餘呂相以意博舉往事以為己辭故稱寡君自狄與君同州以下絕秦主意所在厲公以命呂相故呂相為厲公之辭以詰秦改稱寡人耳馬知君有二心於狄以下為呂相代厲公之辭而不言所以代厲公故特詳之又案令狐河曲二役在靈公之世而上有康靈即位之文輔氏之役在景公之世而上有我君景公之文故並稱我不言寡君如令狐之會景公既卒而不上言厲公之事單稱我嫌於無其君且三役皆臣帥師會可單稱我如今孤之會厲公自如不得稱我寡君阮欲以上三役此此會諺甚君又不祥杜祥善也背棄盟誓自狄及君同

州杜也及與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杜季隗厲咎如赤狄之女也安陸

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杜言狄雖應答秦而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以告我杜言實憎秦無信安王

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杜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杜出入猶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暝就寡人杜疾亦痛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

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杜承君之意以豈敢微亂杜微要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杜俾使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杜庚代士燮將上軍杜代荀卻錡佐

之杜代士燮韓厥將下軍杜代荀榮佐之杜代趙趙旃將新軍

杜此三事以正秦罪安衡案白狄與君同州以下晉侯命呂相絕秦之辭故改稱寡人傳欲明主意所在故舉此三事耳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杜庚代士燮將上軍杜代荀卻錡佐

之杜代士燮韓厥將下軍杜代荀榮佐之杜代趙趙旃將新軍

杜此三事以正秦罪安衡案白狄與君同州以下晉侯命呂相絕秦之辭故改稱寡人傳欲明主意所在故舉此三事耳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杜庚代士燮將上軍杜代荀卻錡佐

之杜代士燮韓厥將下軍杜代荀榮佐之杜代趙趙旃將新軍

杜此三事以正秦罪安衡案白狄與君同州以下晉侯命呂相絕秦之辭故改稱寡人傳欲明主意所在故舉此三事耳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杜庚代士燮將上軍杜代荀卻錡佐

杜代韓 郤至佐之註杜代趙 郤毅御戎欒鍼為右註杜欒鍼御戎

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註杜師軍帥 五月丁亥晉師以

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註杜乘車士

註杜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註安馬宗理公劉

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 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入皆更卒也註安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列自一爵以

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又曰不更者為軍左不復與凡更卒同也註安續漢書百官志劉

昭補注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註杜涇水出安定東

引之 高陸縣 涇晉侯于新楚註杜涇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註杜南經扶風京兆

卒于瑕註杜終劉子之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誓求入于大宮註杜成肅公

不能殺子印子羽註杜警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 及軍于市已註杜焚燒

已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註杜子駟穆 遂從而盡焚之註杜殺

子如子駟孫叔孫知註杜子如公子班子駟弟孫 曹人使公子負芻

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註杜二子皆曹 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

立也註杜宣公 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

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註杜子臧公 國人皆將從之註杜不義負 成

公乃懼註杜成公 告罪且請焉註杜子臧 乃反而致其邑註杜還邑於

註杜五年執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註杜無傳九年 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註杜晉納之 衛案定公聽夫人之言見林父 秋叔孫僑如如

齊逆女註杜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 衛案賤聘而貴逆之禮也故昏禮唯

使公孫壽來納幣壽宋卿故從而書之魯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

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註杜五同 秦伯卒註杜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 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左傳卷之三十一

傳十四年春衛侯既歸晉侯使強見孫林父焉註杜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

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強見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

定姜曰不可註杜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註杜同姓之卿大國又以

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註杜建大國必見伐故亡

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註杜復林父位衛侯饗若成叔註杜成叔甯惠子相註杜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

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

兕觥其觶旨酒飲柔註杜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然不用以兕觥為觶所以罰不飲觥陳設之貌

彼交匪註安陸榮云詩鄭箋云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觥然謂爵耳非陳設貌也說文引詩作斛穀梁傳郊牛日展斛角范甯曰斛球球然角貌

傲萬福來求註杜彼之交於事而不情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註杜為十七年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註杜魯氏亡傳

許人為敗註杜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以其郭註杜郭郭也許人平以叔申

之封註杜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

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註杜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

而顯註杜辭微而義顯志而晦註杜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註杜婉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

盡而不汙註杜謂專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非聖人誰能脩之註杜脩史策成滅所以為懲勸

懲惡而勸善註杜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衍以為太子註杜成子孔達

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

人註杜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鳥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

主社稷註杜麟衍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登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

之孫敬妣定公姜衍獻公

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謹以示大順而成篇彙

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謹以示大順而成篇彙

重器於衛註杜盡寘諸戚註杜而其善晉大夫註杜

以為接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註杜三月乙巳仲嬰齊卒註杜

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宜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會盟于戚註安衛侯曹伯有罪亦來會故註杜從服異之例書曰同盟晉侯執

曹伯歸于京師註杜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註杜公至自會註杜無夏六月

宋公固卒註杜盟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註杜三月而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註杜華元欲挾晉以自註安衛案魚

其大夫山註杜不書氏明註杜宋魚石出奔楚註杜公子目夷註杜冬十有一

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

邾會吳子鍾離註杜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註杜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註安衛案

與楚通聘未為親睦恐不得會註杜許遷于葉註杜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註杜討其殺大子而自註杜執而歸諸

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註杜惡不註杜凡君不道於其民

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註杜稱人示眾註杜不然則否註杜謂

犯不註杜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

節註杜聖人應天命註杜次守節註杜謂賢註杜下失節註杜愚者為君非吾節也

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註杜亂起註杜楚

將北師註杜衛註杜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及曰

敵利則進何盟之有註杜晉楚盟在十二年子註杜申叔時老矣在申註杜老

本聞之曰子及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

乎註杜言不楚子侵鄭及暴隊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註杜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註杜庸用使重其罪民

將牧之註杜背盟數無民孰戰註杜為明年晉敗秋八月葬宋共公於

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蕩澤為司馬註杜蕩澤公孫華喜為

司徒註杜華父督公孫師為司城註杜莊公向為人為大司空鱗朱

為少司空註杜鱗向帶為大宰註安阮元云石經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

公室卑而不能正註杜不能討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靈方

出奔晉一華戴族也註杜華元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註杜

氏也註杜恐華元還討蕩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註杜

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註杜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右師討猶有戍

在註杜向戌桓公曾孫言桓氏雖亡必偏註杜偏不魚石自止華元于

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註杜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註杜華元使止之不

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註杜魚府曰今不從

不得入矣註杜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

將馳矣登立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註杜則決睢滋註杜

釋文睢音雖又音緜馬宗璉云御覽引九州要記曰睢陽水在

宋城西衛索睢音雖字當從自本或從且作睢非今從石經

安

安

安

淫決安陸祭云說文曰遊埤增水邊土人所止壞也註者又曰決行流也言去土而行水也

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

寇二宰遂出奔楚

註杜四大夫不書安

正義服虔云魚石卿故書案文七年傳云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

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曠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六卿和公

案據彼文則向爲人爲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貴爲卿則書向爲人亦當書之

何以獨書魚石其言獨以魚石告正爲向爲人不書故也

但少司寇大宰小宰則非卿雖告亦不書杜謂四大夫皆卿則失之又案杜

云獨魚石告似是魚石自告疎魚石上補一以字文義周決疑杜注脫以字

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註杜老佐戴公

晉三卻害伯宋謂而殺之及欒弗忌註杜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註杜

伯宗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

亡何待註杜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註安惠士奇云此周廟金人銘也其詞曰古之慎言人

案盜憎主人以其禦已使不得財也民惡其上以其治已使不得縱欲也故人唯憎

惡其不便於己者不復問其事之善惡茲人之於直言猶盜之於主人民之於其上

難註杜傳見雖婦人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註杜始與中

本或無于字非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註杜無傳記寒過夏四月辛未滕

子卒註杜不書名鄭公子喜帥師侵宋註杜喜穆公子六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註杜無晉侯使欒黶來乞師註杜將伐鄭厲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註杜楚師未大崩楚子傷

績鄆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側註杜側子及背盟無禮秋公會晉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註杜沙隨宋地梁國寧不見公註杜

不及鄆陵戰故不

諱者取輕於執止

安衛案傳釋此經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子

諱者取輕於執止

侯取積于宣伯而訪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是魯衛齊三國皆不及戰而晉侯信讒獨不見公罪在晉故經書不見公以貶晉侯社不喻傳以記事釋經故云恥輕於執

共粗 公至自會註杜無傳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註杜尹

王卿士 曹伯歸自京師註杜為晉侯所救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

衛案曹人請於晉故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註杜若

晉地舍之茗丘明不以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註杜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鞮盟于扈註杜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註杜無傳

會註杜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註杜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註杜夏四月滕文註杜

公卒鄭子罕伐宋註杜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丘傳言實他皆放此

五年經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傳云十一月己酉定王崩明天王之為定王而已無他義也此亦明滕子之為文公與鄭伐宋毫不相涉且滕小國與宋同屬於晉未必

為宋竭力以禦鄭何必因其有喪而伐宋哉鄭初志侵宋而已及宋人敗諸洧變為伐故經言侵傳言伐耳 宋將鉏樂懼敗諸

洧註杜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做註杜宋師不做備鄭人覆之

敗諸洧陵註杜衛案覆掩也掩其不備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註杜洧陵皆宋地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註杜鳴雁在陳留雍丘縣西北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

錯出考其用字之例地上多言于事上多言於然亦不能盡一此于本或作於當以作于為正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

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註杜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

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

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註杜伐荀卻錡將上軍註杜

荀偃佐之註杜代卻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

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註杜早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左傳車乘 卷之三

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杜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

將中軍杜及子令尹將左杜子重右尹子辛將右杜公壬子過申子

及入見申叔時杜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杜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安正義詳者祥也古字同耳

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止杜財足則思無邪

用利而事節杜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杜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

不逆杜動順求無不具杜下應各知其極杜無二心安當訓中言人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杜烝眾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眾民無不得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

敦龐和同以聽杜敦厚龐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此杜闕戰死者安陸祭云闕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之不專謂戰死者衡案盡力以補其闕謂兵力有關致死以補之

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杜不施惠而外絕其好杜義不瀆

齊盟杜不詳安惠棟云崔憬易注云瀆古黷也而食話言杜信不奸時

以動杜禮不順時周四月安陸祭云時晉國無釁而楚以利求鄭自啓兵端不

而疲民以逞杜刑不正邪安正義會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入恤所底其誰致死杜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

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杜言其必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杜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

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

欲及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杜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

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

平陽

左傳卷之三十一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杜衆散敗也在

箕之役先軫不友命杜死於狄也在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荀林

走不復故道安顧炎武云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衡案不振旅不友命皆役中

晉上軍不敗整頓其師猶可以一戰矣而荀林父一敗輒走不能復從楚師而軍故云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杜見先君成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

戰也有故杜亟數秦狄齊楚皆疆不盡方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

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杜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杜匄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

疏行首杜疏行首者當陳前塞井夷竈正所以疏行首非決開營壘之謂

也首當讀為道疏通也謂通陳列隊伍之道也井竈已除則隊伍之道自疏通無所

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安

有六間不可失也安衡案間隙也隙其二卿相惡杜子重王卒以

舊杜罷老鄭陳而不整杜不整蠻軍而不陳杜蠻夷

陳不違晦杜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囂杜囂喧合而加囂

各顧其後莫有鬪心杜人所舊不必良以

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巢車車

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杜州犂晉伯宗王曰

騁而左右何也杜騁走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安衡案王問

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下於先君也杜度敬徹幕矣曰將發命

左傳卷之十三

左傳卷之十三

左傳卷之十三

也甚賢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杜夷平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哲言也杜左將師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

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杜禱請於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杜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杜賁皇楚鬪椒子杜宣四年奔晉皆曰

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杜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安

國士猶撰士王卒皆撰士苗賁皇詳告之故晉侯左右皆憚之以苗賁皇意異註業

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於王卒杜萃集安王引之云襄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

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為

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謹案三軍萃於王卒三萃以攻其

王族三皆當為三說文曰三籀文四鄭注觀禮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

此誤也晉之四軍合而攻楚之中軍故曰四軍萃於王卒又曰四萃於其王族不得

言三也學者多見三少見三故三字誤書作三幸有襄二十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

之耳衛案晉分良以擊楚左右軍楚左右軍無良必敗走而後三軍萃於王卒王卒

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杜震下坤上杜復無變杜曰南國

蹶射其元王中厥目杜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

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安正義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為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

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註類筮者據而言耳詩邶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

為日故為諸侯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杜從其言杜有淖於前杜淖

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杜違辟杜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杜步

以其族夾公行杜二族強故安正義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

謂屬楚王之兵非楚杜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杜在君前故字名其父安衛案大任猶言大刑大法凡職任皆君命

云焉得專之謂不受君命而專杜且侵官冒也杜戴公為杜失官慢也杜去

行之杜泥大字故為元帥耳杜侵官杜將

而御失

離局姦也

杜遠其部典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

出於淖

杜撤舉也

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

杜黨潘尫之子躡聚也

安陸祭云躡之訓聚於義未詳又此不解札義按大玄曰此札為甲考工記函人注革堅者札長

疏云一葉為一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薄者甲之革緣如之衡案躡踞也置甲於地如人躡踞狀然故言躡耳革相次而下以成甲謂之札七札即七甲

故杜訓躡為聚亦是臆造非躡有聚義也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杜二子以註討夸王

王怒曰大辱國

杜賤其不註尚知謀

詰朝爾射死藝

杜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註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

戰安衡案言爾若射必死於藝禁之令不射也故下文呂錡夢射月中之

呂錡夢射月中之

退入於泥

杜呂錡

占之曰姬姓日也

杜周世姬

異姓月也

杜異姓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杜錡自入泥

及戰射

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

杜弋衣

以一矢復命

杜言一發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

而趨風

杜疾如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杜問遺也

曰方事之殷

也

杜殷盛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

杜韎赤色跗注我服若

安正義鄭

云韎茅蒐淶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藉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衡案蓋袴及膝跗注承之以至跗故杜云與袴連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

杜恐其

郤至見客免胄

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

杜猶

也

釋文近如字一本作與衡案作與是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

不敢拜命

杜以君辱賜命

不敢拜命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

杜以君辱賜命

之故敢肅使者

杜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

安正義周禮大祝辨九

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說文禮舉首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衡案不寧寧也君命之辱與下文連讀言敢告不寧乎以君之靈身得安寧也楚子問無乃傷

乎故以此答之今也君命之辱於禮當拜但為軍事之故不

三肅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

杜從逐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

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

註杜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

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註杜欲遺輕兵單進以距鄭伯

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

註安陸榮云言謀則非輕兵蓋兵交必有謀在其間所以規候形勢衛案謀能潛入敵軍鄭兵亂走其君左右必無多人遺數人亦足以距之故弗

翰胡欲謀輅之耳

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

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殽中

註杜熒戰在閔二年

唐荀謂石首曰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註杜敗者壹大謂軍

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

註安顧炎武云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在君側言子當在君側以衛君也

敗者以下乃說當在君側之意

楚師薄於險

註杜薄迫也

其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

註杜王有死藝命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

冉搏以投中車折軾晉師及

註杜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

囚楚公子茂

註杜為郤至見諸張

本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

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

何如

註杜又問其餘

臣對曰好以暇

註杜暇間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

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註杜食好整之言

請攝飲焉

註杜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

註杜承奉也

曰寡君之使使鍼

御持矛

註杜御侍也

是以不得稿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註杜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

註安陸榮云識記也謂其能記在言也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註杜免脫也

日而戰見星未已子及命軍

吏察夷傷

註杜夷亦傷也

補卒乘

註杜補死也

繕甲兵

註杜繕治也

展車馬

也

註安陸榮云周禮肆師展儀牲鄭注展省閱也

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註杜復欲戰也

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

註杜蒐閱也

秣馬利兵

註杜秣穀也

脩陳固列

也

蓐食申禱

註杜申重也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註杜逸縱也

王聞之召

子友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友子友醉而不能見

杜穀陽子安正義及內豎

呂氏春秋曰司馬子及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而進之衡案史記晉楚世家淮南子人間訓皆作豎陽穀依文豎字在上似長

王曰天敗楚也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杜食楚粟三日也安衡案軍屯

范文字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

杜佞才也何以及此君

其戒之杜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杜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

與楚師還及瑕

杜瑕楚地

王使謂子友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

不在

杜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友再拜稽首曰

君賜臣死死且不朽

杜王引過亦所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衡案子友將復戰而楚子宵遁遂以大敗故子友言此以徹切楚子

子重使謂子友曰初墮師徒者而亦

聞之矣盍圖之

杜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

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杜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

安林堯叟云言不敢不引義自裁衡案言敢不以大夫所命為義哉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安衡案楚子間臣卒實奔之弗及而

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

杜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

于壞墮

杜壞墮魯色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備如故不見公

安衡案此傳釋經所以書不見公杜注未盡宣伯通於

穆姜

杜穆姜成公母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杜季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

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

杜會晉伐鄭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

杜二子公庶弟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杜言欲廢公更立君

公待於壞墮申宮傲備

杜申救宮備

設守而後行是以後

杜後晉楚戰期

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杜鄭猶未服宣伯使告

卻犢曰魚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

杜觀晉楚之勝負

卻犢將新軍且為

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杜主齊魯之屬

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

杜訴諸也

晉侯不見公

杜安衡案戰之日至此釋經所以書不見公也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

君宣公即世

註杜在十年

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

註杜人皆將從子臧

所謂憂未息

註安

陸燾云言宣公薨貢芻築立國憂未息耳未遠說子臧事也顧炎武云謂君薨犬子殺衛索宣公卒於師國人慮有不虞之變故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其大子殺負芻築立國人將從子臧之事以不言而言之寡君即負芻若此先一言及大子負芻則而又討我寡君不可得而通三家皆失之

討我寡君

註杜前年晉侯執曹伯

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註杜謂子臧逃奔宋

大泯曹也

註杜泯滅也

先君無乃有罪乎

註杜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

若有罪

則君列諸會矣

註杜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

唯不遺德刑

註杜遺失也

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伯歸不以名告傳

註安衡案釋經所以書歸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

又命公如初

註杜復欲使公逐季孟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

註杜督揚鄭地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

晉師

註杜約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約囚奔齊

註安正義此時七月也至十月而僑如奔齊昭四年

齊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爲叔孫約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約不忘宗國聞自國佐爲魯請逆衛索服說是也魯師次于鄭東故聲伯請逆於晉師若約在魯師安敢單行過鄭唯約在齊師故聲伯得使謀告約而請逆于晉師耳聲伯本或作申伯非

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註杜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

而後食

秋急往晉師故去督揚爲食於鄭郊間四月晉師來逆以至鄭郊必言爲食者爲下文四日不食之引也此二句記事之文非聲伯戒叔孫之辭如杜註以至下不增乃食二字不通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

註杜使者約而後食

遷于制田

註杜制田在陽宛陵縣

知武子佐下軍

註杜武子荀營

以諸侯之師侵

註杜諸侯遷于

陳至于鳴鹿

註杜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

遂侵蔡未反

註杜將主與軍相失

諸侯遷于

註安衛

穎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註杜宋衛不書後也

曹人復請于晉

註杜曹人復請于晉

晉侯謂子臧及吾歸而君

註杜子臧及吾歸而君

子臧及曹伯歸

註杜子臧及曹伯歸

魯侯雖與伐鄭晉侯信讒疑魯不使之擊敵故經以會而致意正與不詳不見公同杜不傳傳以記事釋經故以爲史異文耳

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杜不出

宣伯使告卻犍曰魯之

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

政不

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

杜無

若欲

不可從也

杜政不

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

杜也

若欲

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

杜行父季

我斃蔑也

杜

若欲

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救矣九月晉人

杜

使子叔聲伯

執季文子于若丘公還待于郟

杜

請季孫于晉卻犍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

於公室

杜親魯甚於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

杜

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

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

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通仇讎

杜仇讎謂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

杜言魯屬齊楚安衡案當時之勢魯未必遽亡聲伯難言屬齊楚故以亡言之耳則還為晉讎杜喻其意故云屬齊楚不然杜豈不知亡之不可訓屬我或不

能以意逆志以亡為真亡以駭杜注是不唯不知聲伯之意并不能通杜法讀書不精竟不免為一知半解耳 卻犍曰吾為子請邑

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

杜隸賤

敢介大國以求厚為

杜介因

若得

衡案戰國策注焉及語辭孟子雖揭寬博我不得焉及此馬字皆及語辭也

承寡君之命以請

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

二君矣

杜二君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隱而棄

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

杜不受卻

謀國家不貳

杜謂四日不食以堅事贊

圖其身不忘其君

杜辭邑不食皆

先君而後身

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用分析只據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意甚明陸祭云謀國家不貳概言之何必指不食之一節衡案三句各有所指若無所指文子不必

分析言之得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詞雖異而意實一其謬甚於杜矣今就聲伯之事與辭而求之奉君命謂奉使請季孫於晉之命無私謂却犍吾與子國親於公室

及吾為子請邑之言謀國家謂若去蔑與行父至魯必夕亡不貳謂不貳於晉即以晉以下三句是也圖其身謂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得所請即遂君所命是不忘

也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

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杜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及

卻躒盟于扈歸刺公子偃杜偃與鉏俱為差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

而立之杜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

安衛索豹先去魯往齊昭四年傳甚明詳見于上使豹請逆于晉師之條此不復

註辨其魯人召之齊亦在此年十二月僑如既奔齊叔孫氏無後豹又為聲伯使

於晉師有功故召而立之其襄二年始見經者先是未為卿也傳若終言之當於十

月僑如奔齊下言之何必待十二月刺公子偃而後言之哉以此言之是月召豹而

立之甚明齊聲孟子通僑如杜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杜位

非終言也二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杜傳亦終言安阮元云石

卿有遼字乃後人引增惠棟云今本皆脫遼字非確論也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

驟稱其伐杜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杜溫季位於

七人之下杜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杜稱已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之本

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杜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杜逸書也不註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杜言卻至顯稱已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杜括成公曾孫夏公會尹子

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杜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

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杜柯陵鄭

齊高無咎出奔杜安衛索晉執曹伯歸之

莒九月辛丑用郊杜無傳九月郊祭非禮安正義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

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可用

也賈逵以二傳為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衛索賈說可從左氏不釋者用鄭子傳詳

言其非故此不釋用字義蓋與公毅同晉侯使荀息來乞師杜無傳將冬公會單子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杜鄭猶未十有一月公至自

伐鄭杜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杜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狸脰闕安正義釋例曰魯大夫

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狸服非魯地矣以下十有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壬申為十月十五日也

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杜無邾子獲且卒杜無傳五杜同盟杜晉殺其

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杜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衛北官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杜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子驍頑侯孺為質於楚杜侯孺鄭大夫杜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

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

晉范文子及自鄆陵杜陵戰還杜使其祝宗祈死杜祝宗主祭祀祈禱者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

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杜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

禱自裁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杜戚盟在十五年

子首止諸侯還杜畏楚強杜齊慶克通于聲孟與婦人蒙衣乘輦

而入于閔杜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閔巷門安陸祭云蒙衣者為婦人衣以自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杜鮑牽鮑叔牙曾孫杜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

久不出杜慙卧於家夫杜人所怪之杜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杜謫譴責也杜夫人怒

國子相靈公以會杜會伐鄭杜高鮑處守杜高無咎杜鮑牽杜及還將至閉門

而索客杜蒐索備杜孟孫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

子知之杜角頃杜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

弱以盧叛杜弱無咎子杜盧高氏邑杜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杜國牽之弟文子

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杜卜立家案

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

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

立其左右註杜終如士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註杜宣八年卻缺

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註安衡案陽諸

克發音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註安衡案陽諸

怨卻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註杜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

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註杜鄆陵戰晉囚公

以東師之未至也註杜齊魯衛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註杜荀

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註杜謂鄆陵戰時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註杜增試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

之公使覘之信註杜覘伺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後使大夫殺註杜傳言厲公無道先卻至奉冢註杜進之寺人孟張棄

之註杜寺人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註杜季子卻至公反以

多怨去大族不偏註杜不偏敵多怨有庸註杜討多怨者公曰然卻

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智勇

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夫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

怨將安用之註杜言俱死無用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

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註杜言不得安註安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註杜爭死安註安

大焉註杜傳言卻至士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註杜八百

危不須我背道危之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註杜爭死安註安

陸榮云爭命言不受欲殺之命而與之爭也傳稱晉公子重耳之言曰保君

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拔罪莫大焉與此卻至辭指正同

罪孰

大焉註杜傳言卻至士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註杜八百

無友心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魑助之註杜 沸魑亦 安 甫味反抽戈結

社註杜 社 藿而偽訟者註杜 偽與清 沸魑訟三卻將謀於樹註杜 樹講 武堂 安 正義 三卻

也駒伯卻錡註杜 已死故云將耳非謂不至樹也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註杜 位所 坐處

苦成叔卻樂註杜 也駒伯卻錡温季曰逃威也遂趨註杜 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

威言可畏也或註安 衡案威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註杜 陳 其

尸於註杜 尸於胥童以甲劫藥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註杜 人謂書 與偃臣聞

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註杜 德 綏 遠安註安 衡案 軌假借字本或作

軌非外謂外廷內謂廷臣故云亂若是外國當言寇不得言亂下文不施而殺不可註杜 亦謂之內與御軌以刑註杜 刑治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

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註杜 行去公使

辭於二子註杜 辭謝書 與偃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夫

夫無廢其復職位註杜 胥童劫而執 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

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

公游于匡釁氏註杜 匡釁 大夫家安註安 馬宗璉云賈逵曰匡釁氏晉外嬖大夫在翼

藥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註杜 辭不 召韓厥韓厥辭

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註杜 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 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

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註安 陸榮云晉語韋昭注違兵者能違其兵 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

也衡案言已畜於趙氏不可謂無恩矣然晉討趙同趙括吾能去兵不肯助趙氏況註杜 可脅以殺君乎韋云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然韓厥後諫晉侯立趙武而及其田而

已當晉討趙氏武從姬氏畜于公宮非厥存之也此又云孟姬之讒夫孟姬存趙氏註杜 而厥方說其讒則乃云違兵不謂違其兵難以存趙氏益明韋說未是當以杜注為

正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敵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

焉用厥也註杜 尸主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註杜 敗於鄆陵舒 庸東夷國道吳人

圍巢伐駕圍釐虺杜巢駕釐虺楚四邑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

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杜以其劫

民不

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杜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

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書晉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杜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

齊殺其大夫國佐杜武

弒其君州蒲杜不稱臣君無道

齊殺其大夫國佐杜武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杜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

齊殺其大夫國佐杜武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安衛案踰年即位稱君禮也經上書晉弒其君州蒲此書晉侯使

齊殺其大夫國佐杜武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杜言二月即位釋經所以書晉侯餘詳于傳

齊殺其大夫國佐杜武

已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杜子重先遣輕軍侵宋

晉侯使士匄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

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杜虛打地闕

丁未葬我君成公安衛案厲公無道諸侯或不心服悼公立脩禮諸侯中心說誠服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杜

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杜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使荀息杜言有

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杜言有

抑人之求

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杜傳言其少有木所以能自固

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

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杜與諸大夫盟

館于伯子同氏杜晉大夫家館舍也

辛巳朝于武宮杜武公曲沃始命君

辛未即朝於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日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語作巳字誤而杜本左傳同之何邪據孔注國語知孔氏亦見左傳與服本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巳字為誤而強欲通之非耳正義謂逆日即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為誤則偏袒之失遂不臣者七人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救大豆也

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

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杜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師逃于夫人

之宮杜伏兵內宮安衛案師眾也士華免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內宮之朝夫人

見事出於不意也履軒以上文內宮為齊侯燕居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

佐棄命專殺以穀救故也杜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使清

人殺國勝杜勝國佐子前年國弱來奔杜弱勝王湫奔萊杜湫國

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杜慶封佐皆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民

禮也杜佐之罪不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杜朝廟五日而即

故悼公不以安正義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文公之玄孫有緇麻之親法當服斬而

見殺悼公被迎迎之以為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為

君而殺其葬禮猶推於齊莊公爾晉之臣子寧當不以為君也悼雖父祖事周然

猶晉之公孫恩義未絕既承大宗惡有不為服斬者乎其不能自處以道正踰年即

位之禮所失非細杜孔二子之說皆悼禮傷教不可以訓矣衛案上傳云樂書中行

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此云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

朝比而觀之不言賤而賤意自明下序其新政者美惡不相掩非以二始命百官

月即位為禮也杜孔據下文以即位為當然非傳意也陸駁之洵是始命百官

施舍已責杜施恩惠舍勞安衛案施讀為弛復除也下文匡之困

振廢滯杜起舊匡之困救災患杜匡亦禁

淫厲薄賦斂宥罪戾杜宥寬節器用杜節省時用民杜使民欲無

犯時杜不縱安衛案不縱私欲以犯杜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杜無忌韓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荀家荀會藥厲韓無忌為公族

相魏錡子鮒士會子頡魏頡子武趙

注杜相魏錡子鮒士會子頡魏頡子武趙

范武子之法

杜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大傅

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

辛將右行因以為氏

安馬宗璉曰晉語訾拓對韓宣子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士為歎公司空也

無敗績韋昭注子與士為之字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

并糾御戎校正屬

焉

杜升糾樂糾也

使訓諸御知義

杜戎士尚節義

荀賓為右司士屬焉

杜司士車

安正義服虔以為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杜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

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杜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

安馬宗璉云淮南兵畧訓云前後知

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正行伍連什佰明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

魏絳為司馬

杜魏擊子也

張老為候奄

安馬宗璉云淮南兵畧訓云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

候之官也高誘注

鐸遇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杜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杜相親以聽上命

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

羣騶知禮

杜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開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開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

安正義月

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駟咸駕載旌旗則騶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駟謂趣馬主為諸官駕稅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開邦國六開鄭玄云每

廠為一開開有二百一十六匹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杜六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

安正義卿名下各有統領羣官非一凡六官之在民上為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所譽者也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杜官守其業無相踰易

安王引之云方常也恒象傳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謂不易

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

爵不踰德

杜量德授爵

師不陵正旅不福

師杜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

安王引之云經傳言師旅者有五卒為旅五旅為師是也一為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

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九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

所關以攜諸侯其大小之差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

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杜此以上通言悼公丹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公如晉朝嗣君也夏

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

杜曹門宋城門

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

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

杜朝郟城郟幽丘皆宋邑

納宋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註杜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百乘戍之

而還書曰復入註杜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

註杜謂本無位而納之有位註杜復其位曰復歸註杜亦國諸侯納之曰歸註杜謂諸侯以言語告請

而納之有位註杜以惡曰復入註杜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無位皆曰歸

家之註安衡索歸順辭入逆辭國逆而立之當曰歸內有所不受而後諸侯納之則大例註諸侯納之當曰入今試互易入歸求之春秋書法無不合者而歸復歸入

復入於文又順入歸為互謫無疑註杜據今本解歸入觸處皆謬而終不喻其有誤何邪又索正義云賈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因附會諸納為義疑賈本作諸侯

納之曰入或與今本同見其與春秋書法背也故依放穀梁以入註杜宋人患之西歸為互訛也惜賈注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焉餘詳于隱四年

鉏吾曰何也註杜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

也不敢貳矣註杜惡謂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註杜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心也

不然而收吾憎使替其政註杜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魯亦吾患也

註安衡索間覲通覲也亦亦鄙我猶憾故杜上注云此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註杜崇長也謂

註安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註安衡索崇以塞夷庚註杜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

徒王謚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陸機辨志論曰旋皇輿於夷庚然則夷庚者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其在彭城故屬之吳晉也註杜小爾雅曰庚通也衡索

而攜服毒讓侯而懼吳晉註杜隔吳音之道五庸多矣非吾憂也且

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註杜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註安陸祭云言宋平日事晉何為哉

必恤也公至自晉晉見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註杜拜謝君子謂晉於

是幸有禮註杜有卑讓之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自問晉故公以晉君

語之註杜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晉註杜為平公不徹樂張本

疾行之名從魯即疾朝于晉也衡索杞伯未必一朝輒請昏且朝有玉帛庭實恐非在他國所能辨請為昏益傳終言之驟當訓數

七月宋老佐

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註杜言彭城以不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

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註杜非土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註杜在

左傳卷之三

獲得君獲得君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杜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宋華

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杜於是變書卒韓曰欲求得人必先勤

之杜勤恤其急安衡索勤勞也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

救宋杜名谷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杜畏晉強也晉士魴

來乞師杜將救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杜武仲宣對曰伐鄭

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杜知伯荀縈今彘季亦佐下軍杜彘季

如伐鄭可也杜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師以圍彭城杜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子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

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杜葬於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

左傳輯釋卷十三終

154
21
203

川齋
點

左傳輯釋
十

東 京 圖 書 館				
三 冊	六 號	六 九 架	一 三 函	備 類
和 書 門				

左傳輯釋卷十四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安名午成公子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無傳於是公年四歲

安

正義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

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杜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

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杜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如鄭次鄆以

待晉師

秋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

杜

阮元云石經以下皆作王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公子王夫陸氏穀梁音義

王音而林及顏氏匡謬正俗作王夫以王為後儒所改非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

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

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杜

剽子叔黑肯子

晉侯使荀息來聘

杜

冬者十月

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註杜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非宋地追書也

註杜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註杜登成也與其專邑叛謂之宋志註杜稱宋亦以彭城降

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註杜彭城降不書賤略之

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安阮元云河東有垣縣無東垣縣周齊人不會彭

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註杜光齊靈公大子夏五月晉

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註杜荀偃不書敗其徒兵於

消上註杜徒兵步兵消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

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註杜於是孟獻子自

陳楚故註安衡案傳例將早師衆曰師此傳云晉師自鄭以郟之師正將早師衆之

爲韓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註杜呂留二縣今屬臨城郡鄭子然侵宋取

大丘註杜譙國鄆縣東北有犬丘城迂廻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註杜邾宣公

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註杜小事註安衡案周禮

儀禮聘禮疏引亦作朝焉作焉似長註杜大國聘焉註杜大字以繼好結信

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註杜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爲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註杜無傳五月鄭師伐宋註杜書伐夏五

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斃卒註杜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註杜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

榮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註杜齊

也三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註杜豹於此始自安衡案豹至此於鄉故始見冬仲

孫蔑會晉荀榮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孫蔑會晉荀榮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註杜

以備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註杜

以註城故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

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註杜

夙沙衛齊寺人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註杜

謚法亂而不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

註杜

楨梓之屬以自為櫬與頌琴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

註杜

穆姜成公母詩曰其惟哲

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註杜

穆姜成公母詩曰其惟哲

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註杜

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

季孫於是為不

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

註杜

襄公適母故氏指穆姜襄公

之祖母也詩妣謂祖父與祖母也此引單指祖母亦謂祖母之不可不敬耳季孫之罪在虧祖妣是為不敬矣若於齊姜未見不敬之意衛侯君子至哲矣論季孫失

事穆姜之禮以下論失事齊姜之禮故以且字起之引詩者言凡烝昇祖妣以洽百種之禮今奪姑材以為婦棺是陷齊姜於非禮非以洽百禮也祖妣互文祖謂祖考妣謂母高祖父以下總括在中禘禘則并指始祖以下不獨謂祖父也生稱父母死稱考妣禮有明文穆姜未死而履軒以妣為穆姜是以死母之稱施之生祖母也况所引豐年祀先祖之詩可以證不敬生祖母之罪乎古人雖不拘必無此事矣履軒師心自用其武斷妄論往往如是甚焉至詠左傳為憤憤今皆舍而不論焉

詩曰為酒為醴烝昇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註杜

詩周頌烝進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註杜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

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備之

註杜

為六年滅萊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註杜

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

親集矢於其目

註杜

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

非異人任寡人也

註杜

言楚子任此

蓋在安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傳遜云成公謂楚王為鄭受辱故非楚子任患之謂衛案此二句承上起下為鄭伯自任則文意乃死且若傳說不補報德楚思等字不通楚子任鄭患鄭息肩於晉任與息肩相應益切杜注是也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

註杜

言盟誓威琳云當從服本作棄

左傳卷之十四

功言楚有功於鄭也，衡案力亦功也，但功多指事上，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賂卒，於是子罕當國。

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子駟為政。

改。杜：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陸祭云：官命猶言公命，謂成公之命未改耳。凡云官者，皆謂國家後傳云：無失官命，又云：官之師旅其義並同，衡案杜亦以官命為公命矣。成公既卒，則其命不復可改矣。但子駟云未改，則有可改之時，蓋指嗣君免喪之後，視機處事而言之，故杜云：嗣君未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及陳袁僑盟

註杜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盟。在秋，長歷推戊寅。秋，公至自會。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註杜 簡選 克鳩茲至于衡山。註杜 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吳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山，謙之。丹陽，記曰：丹陽縣東八十里，有橫山，連互數十里，或云：楚子重至於衡山，是也。顧亭林疑衡山在丹陽，誠是。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註杜 漆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正義賈逵云：組，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平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者，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被練以練為甲裏，惠棟云：謹案禮說稱賈氏義為長，少儀曰：國家廢敬，則甲不組，滕逸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纒，滕孔晃曰：纒繩甲，不以組蓋組甲之工，靡于被練，故凶歲不組，滕所以節財也。考工函人云：凡察革之道，取其鑽空，欲其窻也。空窻則堅，窻滿則固。帛粗，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邾之法，為甲蒙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即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如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為固，以滿竅也。今滿竅矣，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窻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費氏之說，蓋本於此。衡案：帛粗，滿竅之餘，被于札上，故謂之被練也。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護鄧廖其能。

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楚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註杜 當時安 正義楚人以君子之言，答責子重。楚人，以是答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註杜 憂患故 公如晉，始朝也。註杜 公即位而朝。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註杜 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註杜 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

註杜 仇讐，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註杜 傳言獻子能固事。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註杜 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

註杜 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彤外。

註杜 與士匄盟。彤，水名。邾奚請。

左傳得釋 卷之一 四

老註杜老致晉侯問嗣焉註杜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註杜卒解狐又問焉對曰午也可註杜午祁赤職之子伯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

孰可以伐之對曰赤也可註杜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

舌赤佐之註杜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諛

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註杜諂媚也偏屬也陸祭云三十年傳司馬

此羊舌職為祁奚佐赤是其子故云舉其偏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註杜商書洪範也蕩

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註杜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

一官而三物成註杜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註杜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六月公會

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註杜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

子于淮上吳子不至註杜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

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註杜患楚侵欲袁僑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

侯註杜告陳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註杜

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註杜行陳魏絳戮其

僕註杜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註杜僕人晉侯御僕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註杜斯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註杜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註杜守官行法

有安韋昭云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惠棟云晉語韓獻子為司馬趙孟使

義也韋說頗勝於杜衡案此句魏絳自陳已所宜守之職犯犯法也下文云臣敢不

敬又云執事不敬皆覆說此句敬字可見此句魏絳自謂杜注是也事本或作士非

君令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

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杜懼自犯不武
衡案揚干亂行是不順不順則不

懼死犯法懼死犯法則不敬執事不敬魏絳自謂也無所不能致訓至於用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杜言不敬請歸

死於司寇杜致尸於司寇公既而出曰寡

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

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杜聽絳死敢以為請杜請使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及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杜臣

旅會今欲顯絳韋昭云禮食公食大夫之禮衡案與及也言從役反之後晉侯

張老為中軍司馬杜代魏士

富為候奄杜代張老士富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

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杜前年大夫盟雞澤夏叔孫豹

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杜成公妾襄公葬陳成公杜無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杜無傳定謚也赴同祔姑及哭成喪皆冬公

如晉陳人圍頓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杜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今我易之難哉杜晉力未能服楚三月陳成公卒楚人

將伐陳聞喪乃止杜軍禮不陳人不聽命杜不聽臧武仲聞之

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

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杜為下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

之聘也杜武子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杜肆夏樂曲名

秦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安正義劉焯云杜為此解頗允三夏

遺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

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

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過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為肆夏之別

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陸祭云劉說是也鄭玄於周禮注引呂叔玉說三夏者肆夏是一繁過是二渠是三此雖未見所據要為近之

王之三又不拜註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歌鹿鳴之三三拜註杜小雅

之首鹿鳴四註杜韓獻子使行人子負問之註杜行人通曰子以君命辱

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註杜藉薦吾子舍其大而

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

敢與聞註杜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註杜及與也文王

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註安王念孫云臣上亦當有使字三夏文王皆非宴使臣之樂

諸侯會同以相樂註安故曰使臣弗敢與聞又曰使臣不敢及若云臣不敢及則

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君所以勞使臣又云君教使臣使字皆不可省也卿飲酒禮疏

引此無使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刪之案正義云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

不得同矣遣臣即使臣則傳文本作使臣不敢及明矣曾語云夫先祭金秦肆夏繁

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

聞也彼文總說六詩而曰皆非使臣之所敢聞則此亦當云使臣不敢及明矣自唐

石經始脫使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小大雅譜正義及大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一引此

並作使臣註杜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註杜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

不取及註杜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註杜詩言使臣

實叔孫奉君命而來嘉註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註杜皇皇

叔孫乃所以嘉魯君註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註杜皇皇

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註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註杜皇皇

君遣使臣之詩言忠信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

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諫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

此四註杜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註杜問善註安衡案善解詩周字魯語忠信為

於善人也故下親礼事難上皆無於字而此獨有焉杜不知

穆叔以周為善據國語解周為忠信遂以善為善道失之

義註杜咨禮為度註杜問礼註杜咨事為諷註杜問政註杜咨難為謀註杜問意註杜臣

獲五善敢不重拜註杜五善為諷註杜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襯不虞

杜親身棺季孫以定妣本賤既無器

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

匠慶謂季文子

不終君也

杜慢其

母是

杜謂如季孫所議則

杜夫人禮不成

杜匠慶魯

杜大匠

杜慢其

杜母是

杜慢其

杜母是

杜慢其

杜母是

杜慢其

杜母是

杜慢其

杜母是

杜慢其

杜母是

不終事君之道 君長誰受其咎杜言襄公長將責季孫 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

圃東門之外杜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為檟 匠慶請木杜為定如 季孫曰畧

杜不以道取為畧安陸聚云真德秀曰季孫意在少抑安母不使盡同小君其曰畧者可謂賢矣孔氏乃以律略人畧賣人為比豈季孫之賢而肯為掠奪之事乎今案釋其指乃畧取蒲圃之檟則失之季孫只言宜從簡畧不與檟木使匠慶自擇之匠慶以季孫命已擇之欲得良材故不伐他木而用其木季孫自知其過故不禁焉至以評相乖其謬不須辨矣

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杜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

異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杜安衡案季孫

姜所擇檟以葬齊姜今又欲不備更如之葬故云多行無禮也 冬公如晉聽政杜受貢賦多 晉侯享公公請

屬鄆杜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顛史之比使助魯出 晉侯不許孟

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杜晉官徵發

命 鄆無賦於司馬杜晉司馬又掌 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

小闕而為罪杜闕不共也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杜借鄆以 晉侯許

之杜為明年叔孫豹節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杜

間缺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杜無終山我國名孟樂其使臣 因魏莊子納虎

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杜欲戎與晉和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

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杜諸華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杜諸華

夏書有窮國名后君 公曰后羿何如杜怪其言不 對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困夏民以代夏政杜禹孫大康淫放失

康仲康亦微菽仲康卒子相立羿 恃其射也杜羿善 安

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 帝嘗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

云羿彈日為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譬時有羿

堯時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不

脩民事而淫于原獸，註杜淫放棄武羅伯，因熊髡危圍，註杜四子皆羿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註杜寒國北海平壽縣東伯明后

寒棄之，夷羿收之，註杜夷氏信而使之以為

已相浞，行媚于內，註杜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註杜欺罔而虞

羿于田，註杜樂之以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註杜樹立外內咸服，註杜

信浞，羿猶不悛，註杜悛改將歸自田，註杜羿獵家眾殺而亨之以食

其子，註杜食羿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註杜殺之於靡奔有鬲

氏，註杜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陸榮云：真德秀曰：傳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

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篡賊者哉？顧炎武云：此文未見靡之事，羿蓋夏后

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然寒浞先殺羿而後滅相，

則亦未為謬也。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相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伯靡出奔鬲

氏，以為夏遺臣事羿者，索羿死于帝相八年，言夏遺臣是也。言事羿者非也。衡案

魏絳意在諷晉侯好田，故詳於羿而畧於相，靡奔有鬲氏，蓋在滅斟灌斟尋之前，而

浞因羿室，至處豷于戈，事相連屬，不可中斷，故抽此句於窮門下，以便於下言靡棄

於文不得不然，非謂羿死靡即奔也。三家所見皆是，而不知求之文，未免隔靴搔痒焉。爾，浞因羿室，註杜就其生澆及

豷，註安釋文豷許器反惠棟云澆說文引作教論語作算尚書云無若丹朱傲劉向

與再通，今傳作澆者，教澆音相近，師讀各異故也。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

斟灌及斟尋氏，註杜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處澆于

過處，豷于戈，註杜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

燼，註杜燼遺以滅浞而立少康，註杜少康夏后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

豷于戈，註杜后杼少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註杜浞因羿室故不

顧炎武云：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衡

案：虞澆於過，故哀元年稱有過澆，浞處窮，未必以澆處過改稱有過矣。浞性詐偽，因

羿室不改羿號，皆所以收羿臣之心也。浞不好田，而傳亦詳序之者，浞不德於民，使

澆滅斟尋，靡因收二國之燼，以滅浞，時晉侯欲伐我，故因羿事以及浞，規用師不可

不慎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註杜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

官各為歲安馬宗璉云劉向別錄云辛甲事對七十五諫

於虞人之箴杜

虞人掌田獵安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杜

芒芒速貌

經啓九道杜啓開九州

道安衡案經猶大也州開一大道以總衆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

處德用不擾杜

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

在帝夷羿冒于原獸杜

冒貪志其

國恤而思其虜牡杜

言但念獵

武不可重杜

重猶數也

正義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

陸祭云重讀輕重之重謂重其事衡案陸說即服義晉侯欲戰而不欲和是專重武杜謂武專指田而言故訓重為數非

用不恢于夏家

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杜

及后

虞箴如

衡案魏絳以戎為禽獸故

引夏訓及虞箴以論其可與和而不可與戰因以飄游田不可盤古人之言表裏俱到如此

公曰然則莫如和我乎對曰和我有五利焉我狄荐居貴貨易土杜

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從無常處劉炫按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陸梁云漢書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蘇林云薦草也衡案荐薦同陸又引顏注荐屨也非

荐聚也易

正義服虔猶輕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我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我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杜

頓壞也

杜聳懼狎

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杜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杜

臧紇武仲也

鄆屬魯故救

傳言晉侯又能用善謀

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山安

正義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惠棟云禮記作臺駘淮南隆形曰沂出臺駘術蒙文臺壺字

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以為即番縣之目台山案目合即淮南子目駘山淄水所出杜說非也馬宗璉云淮南隆形訓曰時泗沂出臺台術高誘注臺台術皆山名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連案鄆元注姑蔑城在卞縣南是魯卞縣為邾魯接壤之地臧孫與邾戰敗於狐駘為目台山即魯卞縣北山也惠定宇援淮南淄水目駘證狐駘為淄水所出之山案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東非邾魯接壤境惠說不如杜注之確衡案正義云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

魯國南藩也邾在魯東南與番縣接壤縣東南又有目台山台駘聲同故杜疑其為狐駘狐駘檀弓作臺駘故惠馬引淮南隆形訓以為即臺駘術惠又云蒙文臺壺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是以傳作狐駘為誤矣馬則據水經注以姑蔑為邾地云姑蔑在卞縣南目台山卞縣北山是為邾魯接壤之地今案傳作狐駘正字也戴

左傳卷之十四

左傳卷之十四

左傳卷之十四

左傳卷之十四

左傳卷之十四

左傳卷之十四

左傳卷之十四

記原本蓋作壺駘同音假借字後以形似訛為臺字耳與淮南臺駘術不相涉下魯國北邑與齊堂阜相接文十五年齊人教孟氏飾公孫敖棺真諸堂阜十人以告是也齊在魯北邾在魯南安得與邾接壤哉隱二年與邾儀父盟于蔑注蔑姑蔑魯地魯國下縣南有姑城邾以為邾地誤耳馬據誤說以證杜注安知杜注之為確哉目

台山今本作目台景非國人逆喪者皆鬢魯於是乎始鬢註杜鬢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

凶服鬢註安正義鬢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眾以為象麻與髮相而巳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為纒而約檀弓曰魯婦人之鬢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鬢而相弔知於是始鬢者始用鬢相弔也沈彤云正義所引康成之說乃注檀弓記魯婦人之鬢而弔句鬢之名則不以服而得故亦謂之露紛至國人迎喪慳慳之際或不能盡備布麻而

空露其紛亦事勢之所若有者若相弔本不宜鬢也况以麻以布乎故但云去纒而紛為此之失禮猶小耳夫豈不知鬢之上本有服哉儀禮喪服注云鬢露紛也用麻自頰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紛如著慘頭焉此康成麻鬢之制也衡案鬢杜從先鄭當以後鄭說為正禮始遭喪男子祖括髮婦人鬢則魯婦人之鬢不自敗於臺駘始矣而

傳云於是乎始鬢是此鬢有異常故正義引檀弓為始用鬢相弔是也凡始云者後以為常也杜云不能備凶服鬢而已然則敗於孤臺之後魯婦人唯鬢以終喪不復制喪服也豈其然乎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孤駘註杜臧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

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註杜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註杜發子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註杜比魯大夫故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註杜魯備

其大夫公子壬夫註杜書名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註杜穆叔使鄆人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註杜穆叔使鄆人

公至自會註杜無冬戍陳註杜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

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註杜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註杜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遙命

有我君小子朱儒是使之謫嫌於公自命註杜衛案此傳自

失奉使之義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註杜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覲鄆大子

于晉以成屬鄆註杜覲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 安私覲禮故曰覲 書曰

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註杜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

吳子使壽越如晉註杜壽越吳大夫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註杜三年會雞澤

且請聽諸侯之好註杜更請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

吳且告會期註杜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

于善道註杜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秋大雩旱也註杜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

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

共王於是不刑註杜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

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註杜逸詩也挺挺正直也高扁明察也講謀 已則無

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註杜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陵殺子及公

戚會吳且命成陳也註杜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 安衡案晉以會吳徵諸侯

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註杜改子辛 而疾

討陳註杜疾急 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

無之而後可註杜言晉力不能及陳 冬諸侯成陳註杜備 子囊伐陳

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註杜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註杜在西鄉 宰老家器為葬備註杜序

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晉有忿魯不能救恐致

以會致舉其所 主也杜注未是 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晉有忿魯不能救恐致 謹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

楚子囊為令尹註杜公子 范

子辛 魯竟

子囊伐陳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社器備謂珍寶也。釋文重如字，又直龍反，中并積德云。無重謂什器各一事無副。器備專指用器。不謂珍寶矣。珍寶在乎上文金玉中不當復言。衡案釋文重又直龍反，則陸亦解重為重累之義矣。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

葬杞桓公。社無傳。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社行父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社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社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社狎，親習也。安衡案，轡，名也。故實其頭，亦謂之轡。

子蕩怒，以弓括華弱于朝。社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安，衡案，括，城名也。故實其頭，亦謂之括。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括於朝，難以勝矣。」社司武，司馬言其備。安陸弱不足以勝敵。

勝猶當也。堪也。讀若天。歷已弗勝之勝，言其不堪。司武之任也。衡案，杜亦以勝為堪。云不足，以勝敵者，說不堪任之意。非訓勝為克也。故下注云：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亦亦華弱是杜以此勝為堪也。注本不誤。陸誤解杜注耳。

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社言我射女門，亦當安。衡案，子罕非司武，雖射其門，亦無不勝任之嫌，而子蕩為洩其忿耳。

子罕善之如初。社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念，所以得安。

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也。社鄆有貢賦之賂，在魯。衡案，貢賦恐不可也。謂賂風沙衛之謀，蓋鄆人亦嘗賂魯恃之。而不設備也。傳此言賂，下言謀，各舉其一耳。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社言賂下文萊恃謀。年狐。駘戰。晉賈。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社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社駘風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社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甲寅，堙之，環城。

社事在二年。

社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

社駘風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

社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傳於堞

杜堞女墻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墻

安

惠棟云孫子謀攻篇曰攻城之法備措輜

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衛索

及杞桓公卒之月

杜此年乙未王湫帥

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

杜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

兵來

安惠士奇云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并楊倂曰或曰正與子字子馬衛索

解圍正與子蓋姓正名與子古人名字相配楊倂以子馬為正與子字是也二

齊師大敗之

杜湫

年萊人使正與子貽風沙衛以索馬牛各百匹蓋其謀也齊師大敗之

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杜

無宇桓子陳完女孫棠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

杜

遷萊子于郕國或作遷萊于郕萊行宗高厚

崔杼定其田

杜

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杜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

禮也小邾子來朝滅費

杜

南遺假事難而滅之

安衛索城費之役起於叔仲昭伯之

土功之時故經直書城費而傳詳載叔仲昭伯之言以釋之言季氏權重秋季孫

宿如衛八月螽

杜

無傳為災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

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郕

杜

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鄭伯覓頑如會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郕

杜

實為子駒所執以瘧疾赴故不書殺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郕也未見諸侯未至會

所而死鄭鄭地不欲再稱鄭

安

衛索春秋書諸侯卒未有如此詳悉者且諸侯不

伯多行無禮於其臣又殺諫臣是必亦無道於其民凡我君稱君若無道經生名之

蓋明其卒實為弑也凡會盟所以繼好討亂以安其民也鄭伯方如會弑於道路其

陳侯逃歸

杜

楚畏

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

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杜

郊祀

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

不從也。註杜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註安王引之云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

南遺爲費宰。註杜費季氏邑 叔仲昭伯爲墜正。註杜墜正主役

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註杜傳言祿去公室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

公也。註杜亦郊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癘疾。

將立之。註杜代厥爲卿 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註杜詩小雅言謙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 無忌不

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註杜無忌穆子名起 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註杜靖安

正直爲正。註杜正已 正曲爲直。註杜正人 參和爲仁。註杜德正直三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註杜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庚戌

使宣子朝，遂老。註杜韓厥致仕 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註杜緩報非 而尋孫桓子之盟。

公登亦登。註杜禮登階臣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

寡君未嘗後，衛君寡君未嘗後，寡君寡君未嘗後，寡君寡君未嘗後。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 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 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 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 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 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 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 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 穆叔曰：孫子必

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杜

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 陸祭云下文云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委蛇

謂逆理從者 謂順禮者耳 衡而委蛇必折杜 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 安 衡索磨之木

橫則毀折 故曰必折 楚子囊圍陳會于鄒以救之杜 諸侯 鄭僖公之為天子

也於成之十六年杜 魯成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

亦不禮焉杜 子豐穆 及其元年朝于晉杜 鄭僖元年 子豐欲愬

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

不聽又諫殺之及鄒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杜 傳言經所 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杜 子傳公 陳人患楚杜 楚圍

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杜 二慶陳執政大夫

楚人從之杜 為執 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杜 鄒之 曰楚人執公子

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杜 背君 安 衡案

立公子黃 陳侯逃歸杜 鄒會所以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杜 無 鄭人侵蔡獲蔡

公子燮杜 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

衛人邾人于邢丘杜 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杜 無

晉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

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杜 晉悼復脩伯業故 鄭群公

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

熙子侯子丁杜 辟罪也加孫擊孫惡出奔衛 杜 二孫子 庚寅鄭子

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註杜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

皆喜唯子產不順註杜子產子國子不順眾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

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

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

童子言焉將為戮矣註杜大命起師行軍之命衡案翻宋經注本五月甲辰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

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註杜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

故親聽命註杜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註杜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專

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註杜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驕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子駟曰

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註杜逆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北云詢

多職競作羅註杜北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以安註安衡案北卜兆之辭所謂

事滋無成註杜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註杜族家

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註杜二竟晉楚

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註杜言失

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濮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亦將

親我無成註杜晉親鄙我註杜晉親

是欲註杜楚欲以鄭為鄙不可從也註杜言子駟不可從安註安王念孫云親我無成四句承上雖楚救我

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為鄙邑故楚不可從不知

待晉也衡案子駟云晉師至吾又從之故子展駭之言晉師至吾又從之是楚親我

左傳卷之十四

終無成也，親我無成，則鄙我是欲，勢之所必至，故楚不可從也。凡讀書當先求主意，所在乃如此。節子駟欲姑息以舒民，子展駁之，欲守信以保國，故小所以事大信也。以下以一信字貫之，檢上下文，又未見楚欲鄙鄭之意，故知鄙我。是欲于展論鄭棄信勢必至此，不謂楚有始無終也。王說亦非。不如待晉，晉

君方明，四軍無闕，八鄉和睦，必不棄鄭。杜四軍謂上中下新楚師，軍也，軍有二鄉。

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杜舍之子，杖莫如

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安衡案子展杖信其所見，又極明且遠，而五子不從，終

之五子皆死於亂，而子展獨能令終，洵有以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杜詩小雅孔

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杜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也。如匪

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杜匪彼也，行邁謀於路人也。安正義鄭玄以匪

之謀言止而不行，坐謀遠近也。衡案如匪行邁謀，喻不即行其事而空論其是，非得失鄭說是也。道路也，不得于路，言不能得所欲往之路，喻不得善謀也。請

從楚，駟也，受其咎。杜駟子駟名也。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杜

伯駟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微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杜索盡也。安陸祭云：既云悉索，則不得重

蓋言盡取以行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

兵于蔡？杜稱舉也。焚我郊保。杜郭外曰郊。馮陵我城郭。杜馮迫

王念孫云：郊保與城郭相對為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云焚成十三年傳曰：伐我保城是也。擅方過負，杖入保者息，鄭注曰：保縣邑小城，晉語抑為保障乎？鄭黨

注並云：小城曰保，馮亦陵也，馮陵重韻，不得分為二義。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彼注云：加陵也，馮亦陵也。敝邑之

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杜皇暇也。翦焉傾覆，無所控

告。杜翦盡也。安陸祭云：言其傾覆如被前斷也。衡案言翦斷，控引也。之以至傾覆國家，無所復控告，控亦告也。民死亡者，非

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杜夫人猶人入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

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杜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

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杜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

于寡君。杜一个獨使也。安陸祭云：言其傾覆如被前斷也。衡案言翦斷，行季行人也。賀反，注同。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

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杜為明年晉
伐鄭傳

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

杜謝公此
春朝

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

子賦標有梅

杜

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
衰眾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

赴季武子曰誰敢哉

杜

不言誰敢
不從命

衡案梅實初尚在樹者七分既而在
樹者三分既而悉皆墜地頃筐墜之

無復在樹者以喻經時之久故季武子曰誰敢哉言魯
必速出師誰敢如梅實在樹者七而後盡墜地之久也

今譬於草木寡君在

君君之臭味也

杜

言同類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杜

遲速

武子賦角

子

杜

角子詩小雅取其凡
弟昏姻無相遠矣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杜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
侯之詩欲使晉君繼

文之業復受宣子曰城濮之役

杜在魯二
十八年

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

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

杜

藏之以
示子孫

句也先君守官之嗣

也敢不承命

杜

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
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

安

衡案守官如天子之二守之
守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戊

申以徽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君子以為知禮

杜

彤弓之義在晉君故
范白受之所謂知禮

安衡案稱先君及其祖以為知禮也
勉己之意故君子以為知禮也

經九年春宋災

杜

天火曰災
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

氏薨

杜

成公
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

無傳四月
而葬速

冬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

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
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

推之十二月無己
亥經誤戲鄭地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

杜

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
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

安

正義此傳言以為政者以為救火之政耳衡案政國政宋制右師為政樂喜賢特以
司城為政下又有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之文故傳言此以見救火之令出於樂喜也

下文又云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則其所令亦發於火時非皆素戒也

使伯氏司里

杜

伯氏宋大夫
司里里宰

安

衡案
下文

其正徒官庀其司庀武守庀府守之屬皆指其事而言則此司里亦指其事而言之
非官名也司主也里民居也使伯氏主帥里民以防其居故謂之司里下文徹小屋

塗大屋之屬即其事也巡文城繕守
備則因其帥里民使之無掌之耳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杜

大屋
難徹

就塗 陳番揭具纒缶註杜 纒者箕籠揭土舉註安 阮元云揭字石經初刻从手後

字正義云其字從手謂以土持物與番共文番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舉註杜 備水器

生之物是孔仲速所據之本从手不从木必以為揭是揭非未可也註杜 量輕重註杜 計人力蓄水註杜

澆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註杜 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表火道註杜 起

則從其所使華臣具正徒註杜 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註安 正義言具正徒

所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註杜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註杜 正

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保註安 衡案諸侯三鄉三隧隧在鄉外隧正其長也其職

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註安 掌近郊之事猶周禮隧人之職耳此保亦當訓城

郊保謂守近使華閱討右官官庇其司註杜 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註杜 向

戌討左亦如之註杜 向戌使樂造刑器亦如之註杜 樂造司寇註安

武守註杜 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使西鉏吾庀府守註杜 鉏吾大宰也

令司宮巷伯微宮註杜 司宮巷臣巷伯寺二師令四鄉正敬享註杜 師

左右師也鄉正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註杜 祝宗人

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註安 衡案天火曰災故杜

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註安 同之日月食以用牲

為非禮然詳考傳意于罕所為盡得禮意不宜獨以用馬祀盤庚為非禮蓋災雖出

於天不知火體所本則謂之災非日月食及水旱風蟲實從天起之類故古亦有用

牲之禮其用馬者馬生於午稟火氣故用之積陰之地以禳火災盤庚遷

于亳鄭玄以亳為偃師偃師宋地蓋在其西郊故祀盤庚於西門之外也註杜 晉侯問

於士弱註杜 弱士渥濁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註杜

問宋何故自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

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註杜 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

見則令氏內註安 陸祭云此獨於鶉火言見大火言伏於義未盡漢書五行志說曰

五專岸舉

星之分野非配食也下文又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夫祀大火則必有配食之人故漢書五行志云帝嘗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

祖配祭火星是也但志以此傳食於味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註杜於心為配食則失之不考杜蓋襲其謬耳

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壬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註杜

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註杜相土契孫高之祖也始代商人閼

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註杜閼猶數也商人

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註杜

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註杜宣子聘

薨於東宮註杜大子宮也穆姜淫褻如欲廢成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註杜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註安陸榮云劉禹錫稱董生

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國語晉公子盛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

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

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

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背不拯其隨其

心不快史以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者以說于姜耳而杜元凱

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衡案春秋內外傳言八者三一即此艮之隨五

爻皆變唯六二不變筮法以少為卦主則艮之八義易知也其二在晉語曰得貞屯

悔豫皆八也蓋連山歸藏之法遇卦曰貞貞如貞松貞女之貞故謂不變為貞之卦

曰悔悔則改矣故之卦曰悔屯之豫初九四六五皆變六二六三上六皆不變是

不變者皆八而無七故云八也韋昭據內傳蠱之貞山其悔風云內為貞外為悔震

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則何獨遺六二六三其說不

可通矣又曰得泰之八下文占之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專依泰象而言之則

六爻皆不變矣然則不唯陰得少陽亦得少泰卦三陰三陽其數又同而必言八者

蓋陽動而陰靜動者之變乃是其常靜者之變則失其性二易既以不變者占尤貴

陰不變故不言七而言八與史曰是謂艮之隨註杜震下兌上隨史疑占易遇八為不

論隨其出也註杜史謂隨非

衡案震為足為動於位為東兌為說內動足

而外說是有出東宮之象史以卦象占之故

出也註杜無也註安衡案言無速

是於周易曰隨

元亨利貞無咎註杜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

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註安繫辭

云爻言乎變者也故一爻變多以變爻占之二爻變以上則以彖辭及遇卦之卦及

內外卦之象占之此五爻皆變故史以內外卦之象占之姜以彖辭占之意各有取

也又案周易以變者占二爻辭曰艮其背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此亦穆姜不出東宮之

不變者唯六二艮六二爻辭曰艮其背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此亦穆姜不出東宮之

象也然則變與不變其義皆通所以為神聖之作也

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

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

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杜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

而相隨安正義自幹事以上與周易文言正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非吉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

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杜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

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姤杜姤淫之別名

倖厥愆云說文姤好方言城嬖好也或謂之姤言棄位而徒姤好其貌不可謂貞衛

素夫人君薨自稱未亡人不復修容飾避嫌也穆姜自言棄位而姤是喜姤好其容

飾淫於他可知矣不言淫而亨姤者羞不忍言也

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

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杜傳言穆姜辨而不德

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

君類能而使之杜隨所能安釋文雅苦田反阮元云說文雅字注春秋時秦有士雅舉不失選杜

夫不失守杜各仕其士競於教杜奉命其庶人力於農穡杜種

遷業杜四民不雜安衡案四者賤矣而各安韓厥老矣知罃粟馬以為

政杜代將言其能讓也杜云代將中軍下皆序其讓而此獨舉其官不倫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杜使匄佐中軍

脫中行偃三字此言范匄少於中行偃而偃以自為賢讓之使居己上也下文韓起

少於欒黶而欒黶士勛上之佐上軍是其例矣若但云上之而不言上之之人則文

義不明衡案上云范匄少於中行偃下承之云而上之又上文稱晉國之美曰其卿

讓於晉此舉其事而實之偃讓匄而上之可知矣故上之不言中行偃非脫文也

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勛上之使佐上軍杜欒黶將下軍勛佐上軍

安王列之云士勛二字蓋因下文滕人薛人從欒黶士勛而行杜所見本已然蓋

下軍將次於上軍佐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欒黶當佐上軍矣故欒黶與韓起相

讓若士勦為下軍位不相近無由讓上軍佐於韓起也且上文韓起少於樂厲不
言少於士勦則不當有士勦二字衛祭辭味傳文晉侯初擬樂厲佐上軍士勦將下
軍韓起佐之二人皆賢起讓而上之故云樂厲士勦上之上一句不言少於士勦者蓋
起與樂年相若故不言勦耳上一句既不言勦而樂厲俱讓而上起則不得不上一上
舉二人之名而韓起初擬下軍佐又明矣左氏之文不可一字魏絳多功以趙
移動如此王不能通傳意欲妄刪補其文固哉高叟之為詩也魏絳多功以趙

武為賢而為之佐註杜君明臣忠上讓下競註杜尊官相讓
勞職力競註杜當

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

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註安衛祭武城楚
邑在方城北

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註杜為十年晉
伐秦傳註杜冬十月諸侯伐鄭

也楚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偃士匄門于鄭門註杜鄭城
也

三四從中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註杜梁師之
梁亦

鄭城門三國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魋門于北門註杜二國從
下軍註杜杞人邾人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註杜二國從新軍
行栗表道樹註安衛祭鄭風東門之墀篇云東門
之栗有踐家室毛傳云栗行上

栗也踐淺也是鄭表道植栗也上有三門趙魏將攻
東門有踐家室則猶遠於門故斬其行栗以恢道與申戊師于汜註杜聚眾還
東地註安釋文汜音汎衛祭汜水或作汜汜
東地註安音似水名亦在鄭然與汜自別

盛饑糧註杜餓乾歸老幼註杜示將
居疾于虎牢註杜諸侯已取鄭虎牢
故使諸軍疲病息其

中肆眚圍鄭註杜肆緩也皆過也不書
鄭人恐乃行成註杜與晉
成也註杜中行

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註杜獻子
荀偃

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註杜敵罷
也

四軍註杜為三四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註杜來者
楚也註杜於我未病楚不

能矣註杜晉各一動而楚
三來故曰不能註杜猶愈於戰註杜勝聚
戰

之時君子運謀勞心小人勤事勞力此先王之法乃今日所當行者明不徒以戰爭
為務衛祭暴骨二句申上猶愈於戰之意言苦戰勢必至暴骨以逞不若使楚疲不
能戰當今之時不可以與之爭也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可與之爭也

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可與之爭也

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陸說雖可通於文不可與之爭也

之制也杜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安衡案艾艾也故引申訓絕又訓止此當以訓止為正杜訓息亦取止息之義矣諸侯皆

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杜鄭服故將

盟鄭六卿公子駟杜子駟公子發杜子國公子嘉杜子孔公孫

輒杜子耳公孫蕞杜子嬌公孫舍之杜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

從鄭伯杜門子卿晉士莊子為載書杜莊子士發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杜如違

公孫駟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杜介猶大國

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杜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

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杜墊隘猶委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

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杜亦如此荀偃曰改載書杜子駟亦以所言載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杜要誓以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

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

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

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三門杜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安衡案晉三軍者假令中軍

侵鄭杜以長歷參按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伐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

閏月戊寅濟于陰阪杜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

津杜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杜是杜不唯不知古歷法又不知兵法也凡攻城之方

諸門並攻則城兵力分又艱應援若更攻一門門各五日所拒既寡兵力不分何苦

之有杜伐吳有功雖非良將亦非不知兵者而為此迂解者欲以成此年無閏月之

左傳卷之四

說而掩長 歷之謬身 次于陰口而還 杜陰口鄭地名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

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杜傳言子展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

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杜沙隨在成 國君十

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杜冠成人之服故 君可以冠矣大夫盍

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杜裸謂灌啜酒也 以

金石之樂節之 杜舉動之節 以先君之祧處之 杜諸侯以始祖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

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杜成公今衛獻公之 假鐘磬焉禮也楚子

伐鄭 杜與晉成故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

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

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之主也是故臨之 杜神臨 明神不蠲要盟 杜蠲潔 背之可也乃

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杜中分鄭城中里 楚莊夫人

卒 杜共王 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所居而 杜施恩惠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所居而 杜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所居而 杜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所居而 杜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所居而 杜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所居而 杜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所居而 杜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所居而 杜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所居而 杜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所居而 杜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所居而 杜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所居而 杜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杜輸盡 亦無困

人杜不匪公無禁利杜與民亦無貪民杜禮讓祈以幣更杜不

賓以特牲杜務崇器用不作杜因仍車服從給杜足給行

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杜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

觀兵於鄭東門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杜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

釋文相莊加反惠棟云相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

理也案京相璠云相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相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

偃陽縣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相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譌或以

昭六年注相鄭地當之其說更誤齊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

晉宋諸國安得會吳於此乎杜云楚地由後邈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傳陽

有相水即此相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偃陽國是相即近偃陽之地既會於相即滅偃

陽耳衛索傳齊高厚相大子光以會諸侯于鍾離正義相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

南昭四年傳吳伐楚入棘麻楚箴尹宜谷城鍾離相與鍾離近故杜以為楚地然

此時楚雖強其勢未甚張非昭四年之比齊云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杜

楚地恐未及淮北是也當以京相璠說為正

偃陽杜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杜因祖會而滅之故曰遂

公至自會杜楚公子貞鄭公孫輒杜帥師伐宋晉師伐秦杜荀禁不書杜安

師師伐宋晉師伐秦杜荀禁不書杜安杜衛索師無功杜告辭畧耳杜秋莒人伐我東

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杜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杜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

發公孫輒杜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杜戍鄭虎牢杜伐鄭諸侯各

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杜無杜傳杜受晉命成虎

傳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杜子乘杜三月癸丑齊高厚

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杜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

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杜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

皆不敬杜厚與光杜俱不敬杜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杜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

夏四月戊午會于相杜經書春秋書始行杜也戊午月一日杜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

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

封宋向戌馬

杜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榮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弗勝為笑固請內寅圍之弗克

杜丙寅四月九日

孟氏之臣秦堇父輦

重如役

杜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杜門開故

縣門發耶人紇扶之以出門者

杜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耶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耶邑魯

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挾擊縣門出在內者

正義服虔云挾擗也謂以木擗挾縣門使擊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為句衡案門者下屬殊少意味杜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

杜狄虎彌魯人也是蒙覆也櫓大楯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杜百人

正義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

孟獻子曰詩

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杜詩邶

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

杜偃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

帶其斷以狗於軍三日

杜帶其斷布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榮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榮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杜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

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請班師

杜班還

知伯怒

杜知伯

投之以机出於其間

杜出偃句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杜二事伐偃陽封向戌

余恐亂命以不

女違

杜既成改之為亂命

我命是以勉強從之不敢違女所請也

女既勤君

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杜無武功

衡案易施

又欲施延其罪於余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

杜謂偃句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

杜不任受安

衡案羸憊也言余老矣不堪一任其罪況可重任乎重累也

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杜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

衡案說文

五月庚寅

杜四月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杜躬在矢石間

甲午滅之

杜八月

日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杜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以與向戌向戌辭曰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

之

杜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

敢以死請乃子宋公宋公享諸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杜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荀偃辭

杜辭讓之

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杜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

用天子之樂故可也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杜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群公則用諸侯樂

宋以桑林

享君不亦可乎

杜言俱天子樂也

舞師題以旌夏

杜

師帥也旌夏大旌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安

阮元云宋本海熙本師樂師也作師帥也與釋文正義皆合案鄭注周禮地官云師之言帥也是也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杜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杜

晉侯疾也著雍晉地

見

杜崇見於下北

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杜

奔走還來禱謝

荀偃不可曰我

辭禮矣彼則以之

杜

以用也

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杜

言自當加罪於宋

侯有間

杜

間疾差也

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

杜

諱俘中國故謂之夷

偃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杜

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

者使選偃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

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

杜

嘉其勇力

生秦不致事仲尼

杜

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

安

衛紫二父本或作董父段玉裁云作

二者是也下文秦不致仲尼為二子秦董父耶父統為二父二父以為相尚六月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

杜

宋地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杜

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安

衛紫經不書圍故杜云不成圍然傳明言圍宋安得言不成圍哉蓋宋恥見圍以伐告故經不書圍傳言圍宋正所以釋宋以伐告也

晉曷營伐秦報其侵也

杜

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

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

子駟曰國病矣

杜

師數出疲病也

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杜

兼

受楚之勅命也

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

杜

繇兆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

大夫圍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杜

蒯孫林父子

秋七月

杜

蒯孫林父子

秋七月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杜於魯無所駢而安衡案傳言伐而不言

耳之下蓋曾懼而不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杜蕭宋九月子耳侵宋杜

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杜競也杜安陸祭云宣元年

云競強也今此亦謂鄭師強競大甚耳衡案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杜周謂注是也宣元年傳亦當訓爭競陸說未是

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杜鄭簡公幼少子駟子耳秉政故知注昔人

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杜諸侯有討杜諸侯之事杜諸侯有討杜諸侯之事杜

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杜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注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

己酉師于牛首杜鄭地杜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

黜其車杜禦牛首師杜尉止獲又與之爭杜獲囚杜子駟抑尉止曰

爾車非禮也杜言女車猶杜遂弗使獻杜不使獻杜初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杜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注故五

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杜八年子駟所殺杜於是子

駟當國杜攝君杜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

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宮之朝杜官杜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

故不死杜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杜書曰盜言無大夫焉杜尉止

等五人皆士子西聞盜不做而出杜子西公孫杜尸而追盜杜先臨注

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杜子國

為門者杜置守杜危群司杜具眾杜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

而後出兵車十七乘杜千二百七杜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帥國

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止

司齊奔宋註杜尉尉止子註杜子孔當國註杜代子註杜為載書以位序聽政

辟註杜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註杜大夫諸司門子弟順將誅註杜子產止註杜不順者註杜子產止

之請為之焚書註杜既字孔又勸註杜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

不亦難乎註杜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

以安眾子得所欲註杜眾亦得安宋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子必從乃焚書於

倉門之外眾而後定註杜不於朝內燒欲註杜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成之晉師

城梧及制註杜欲以偏鄭也註杜不書城魯註杜安註杜衛索虎牢即成阜漢楚相持於成阜

鄭地也言將歸焉註杜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註杜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註杜還齊侯

皆與註杜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

矣註杜荀彘註杜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

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註杜潁水出城陽註杜子驕曰諸

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註杜言有成註杜從之將退不從亦退註杜從猶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註杜劉用熙云註杜不如從楚亦以退之註杜

宵涉潁與楚人盟註杜夜渡長註杜欒黶欲伐鄭師註杜伐涉註杜荀彘

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

命註杜致怨為後註杜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

楚人亦還註杜鄭服註杜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註杜二子主註杜王右

伯輿註杜右助註杜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註杜欲奔註杜殺史

王專得澤註杜長之十日註杜十一

十一

狡以說焉

杜說王叔也

不入遂處之

杜處叔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叔與伯與訟焉

杜爭曲直

王叔之宰

杜宰家

與伯與之大夫瑕禽

杜瑕禽伯與屬大夫

坐獄於王庭

杜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匄聽

之王叔之宰曰筆門閏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杜筆門閏竇戶穿壁為戶上銃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與微賤之家

安釋文閏音圭本亦作圭惠棟云說文引云筆門亦引作竇竇與竇同音同物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

備具

安林堯叟云牲犧牲用器用

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杜平王從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

與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駢旄是赤牛則知此駢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陸祭云駢赤牛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牛其狀如牛而四蹄生毛爾雅犛牛郭璞注曰旄牛也衡案旄毛通駢旄謂赤毛之旄必言旄者以足句耳旄牛與牛異未聞用之

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閏

竇其能樂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杜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時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

從本或作底非今從石經宋本岳本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杜隨財制政

而刑放於

寵

杜寵臣專刑不任法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杜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杜師旅之長皆受賂

吾能無筆門閏竇乎

杜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唯大國圖之

圖猶議也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杜正者不失下之直

安衡案下卑也謂卑賤王叔之宰諛伯與為筆門圭竇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

杜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尊故推之於王

使王叔氏與伯與

合要

杜合要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杜要契

安衡案周禮卿士職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注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疏要劾實也契券也猶言證言使二人合所相罪狀劾實之辭瑕禽詰其證而王叔之宰不能答故云不能舉其契

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杜代王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夏四月四外郊

不從乃不郊杜無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且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杜世

光至復在莒子之杜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杜亳城鄭地伐鄭而書

安惠棟云二傳皆京城址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址與此傳同案毫杜公

至自伐鄭杜無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杜晉會于蕭

魚杜鄭服而諸侯杜公至自會杜無傳以會至者觀杜楚人執鄭行人良

霄杜良霄公孫斬杜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杜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

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杜征賦稅也三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杜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

憂杜顧炎武云謂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三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

已預見之矣衛案杜謂季氏時為魯國之政故以政為霸者之政令今案季文子以

五年卒季武子年少未即代父為政蓋此時叔孫為政故季孫欲作三軍先請穆子

也且三家各征其軍則霸者之政均及三家而穆子乃曰政將及子若己不與者是

政非霸者之政令也顧說可從子必不能者言子將為政增二軍之賦而致三軍之

能給也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杜穆子知季氏將乃盟諸

僖闕杜僖宮杜之門杜詛諸五父之衢杜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

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杜三分公室杜安杜衡案室謂貨財三軍出於三

三家各有其一故云三分公室也如杜注是三分魯國而魯侯寄食於三家矣今知

不然者哀公之時公室益衰然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言則三鄉三隧及公邑之田

猶為魯侯之有矣凡傳言分室奪室遺室者杜三子各毀其乘杜壞其軍乘分

皆謂貨財則此三分公室亦謂賦明矣杜使軍乘之人率其邑杜不父者

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杜使軍乘之人率其邑杜不父者

倍征杜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杜孟氏使半為臣

若子若弟

杜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

叔孫氏使盡為臣

杜盡取其子弟

以其父

安正義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

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謂半也衛案此與昭五年傳同出於一人之手所記

不容有異注疏依彼傳以解此傳是也但不解傳所以言半言盡故後儒多疑之今

詳傳盡三家言公室各私一鄉之賦而已未敢奪其地父兄一家之長五畝之宅

百畝之田皆其所有地既屬公則田宅之主固當屬公故雖季氏之專不以役邑入

者特倍征之而已不能強使臣已此事在當時甚明言使半為臣為子弟之半可知

也故傳又申之曰若子若弟若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是中也一家而

取其半矣則叔孫氏使盡為臣并父兄子弟臣之其專甚於季氏倍征不以役邑入

者矣此又何說也邵顧諸人不知取昭五年傳以解此傳其謬勿論耳杜雖知之未

知孟氏所以臣子若弟而不臣父兄者以父兄為一家之主是以不能解傳所以

言半言盡亦未免隔靴搔痒也又案昭五年傳先序叔孫此先序孟孫者三家之中

獻子最賢又不與孟孫所為故取季孟之間而處之傳隨其事先後序之而三家心術

自見故先序孟孫也昭五年傳則先序叔孫文便故先序叔孫也不然不舎

孫半於季孫孟孫半於叔孫先序叔孫文便故先序叔孫也不然不舎

公氏不如是則三家不舎其故而安傳遜云不然不舎謂三家本謀如是非盟詛

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也衡案舍捨也此與不入者倍征對言言孟

孫使半為臣叔孫使盡為臣不如是則二氏督責其民不捨免之也不入者倍征結

季氏之事不然不舎結叔孟二氏之事杜傳以此句為總結故或以為三家盟詛之

本言或以為三家之本謀不知若是盟詛本謀三家所為必同今叔孫半於季孫孟

孫又半於叔孫以此相謀盟詛二氏豈肯從之乎故知其與不入者倍征對言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杜幾近楚弱於晉

晉不吾疾也杜疾急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杜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杜固與子展曰與宋為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

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杜使守疆場

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

重賂晉師乃免矣杜言如此乃免夏鄭子展侵宋杜欲以敷四月

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杜傳齊大

子光所以序晉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杜許之舊國

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杜許之舊國

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杜許之舊國

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杜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

右還次于瑣杜北行而西為右還瑣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杜觀示也

西濟于濟隧杜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杜亳當

亦作京說詳于經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杜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敵而無

成能無貳乎杜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蕪年杜蕪年穀

而不分災毋壅利杜專山川之利毋保姦杜藏罪人毋留慝杜速去惡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辟王室杜辟助也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杜二司安正義天子巡狩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

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杜群神群祀杜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杜先王諸侯

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杜七姓十二國之祖杜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

姓皆己姓祀妣姓薛任姓杜正義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歎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

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杜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為盟主自在盟

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歎故知字誤也衛索杜謂先王先公即七姓十二國之祖

故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今案傳文簡潔其詳言者必有為而言之此特舉神

名言七姓十二國之祖足矣何必分言其為王為公者然後始言祖哉蓋先王

謂大王以下先公謂諸盤以上至不窋先王後公者以尊且近者為主也盟詞有弊

王靈之語故先言先王先公然後及杜明神殛之杜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

亡氏踣其國家杜踣斃也楚子囊乞旅于秦杜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

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杜鄭逆服故更伐

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杜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

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

能以玉帛綏晉杜衛索綏安也安居不動或曰綏不然則武震以攝

威之杜安釋文攝如字又之涉及王念孫云之涉之音是也攝與攝同懼也謂武震

嘗游過拘次與蓋勇論劍蓋勇怒而目之荆軻出蓋勇曰是宜去不敢留吾曩者目

攝之目攝之謂怒目以懼之也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教乎匹夫並與此攝

字同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杜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

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讒

安

交通使或容和平罷戰故聖

人設此禮以冀蘇斯

民豈止示整而已哉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杜盟

不書

安 衡案諸侯皆在焉而晉獨與鄭盟又各使大夫與彼君盟為盟小故經不書非不告也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

魚

杜 經書秋

安

衡案會于蕭魚公至自會在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之後今在其前者後人依公殺經誤錯之身自秋至冬經歷序諸侯之事不復書時月非廢貶所關也秦人上始言冬者既與上異事晉人又必來告故言冬以其四時耳

庚辰赦

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杜 不相備也

禁侵掠晉侯使叔貽告于諸

侯杜 叔貽叔向也告諸侯亦使叔鄭囚

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

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杜 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杜 悝觸蠲皆樂師名

廣車軌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廣車軌車皆兵

安

正義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

廣車軌

車淳十五乘申兵備

杜

廣車軌車皆兵

安

正義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

凡兵車百乘

杜 他兵車及廣

車百乘者更合言軌廣或軌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軌十五乘更以他兵車七十乘

正義徧見服本皆

射禮數射算二算為淳一算為奇是淳為耦也

增軌廣共為百乘耳臧禮堂云杜訓淳為耦耦為十五則三十乘故下云更以他兵

車七十乘共為百乘是杜本當作淳不作軌也

衡案廣軌異名則淳十五乘皆三十乘合為六十乘正義為軌廣各十五乘失淳字義非也凡如凡帶之凡凡兵車謂常

兵車上有廣軌故稱凡兵車以別

歌鐘二肆杜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安 正義周禮

鐘磬

杜 鐘磬皆樂器

安

衡案鐘磬屬歌

女樂二八杜 十六

安

謂鄭聲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杜 年在四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杜 諧亦和也

安 釋文九合諸

請與子樂之

杜 此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

之靈也註杜衡案靈之為言威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

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註杜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

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安註杜衡案足利本淳熙本閩本皆作只與詩合只助語字樂只謂其心和樂作音者同音假借注云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則杜

本作樂旨君子福祿攸同註杜攸所安便蕃左右亦是帥

從註杜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夫樂以安德註杜和其義以處之註杜處位

禮以行之註杜行教信以守之註杜守所仁以厲之註杜厲風

四之字並指德而言不義不能以處德非禮不能以行德無信不能以守德厲如秣馬厲兵之厲謂磨厲其德四者皆所以用德而樂其本也故下結之曰所謂樂也

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註杜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

曰居安思危註杜逸安註惠棟云周書程典曰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註杜規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

微子寡人無以待我註杜待遇不能濟河註杜渡河南安註衡案待備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註杜禮大

功則安陸彛云禮無大夫有功則賜樂之文杜順傳為說耳衡案傳言禮則古必賜樂註安有是禮蓋當時卿大夫奢僭無度或不待君命而用金石之樂者唯絳

辭不得命而後用註安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註杜庶長秦爵

鄭己屬晉安註馬宗璉云劉劭爵制曰秦爵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八

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註杜從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

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註杜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註杜琅邪費縣季孫宿

帥師救台遂入郟註杜郟莒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

卒註杜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負帥師侵宋公如晉

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郕杜入郕

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謝前年伐鄭師秋吳

子壽夢卒杜壽夢吳子之號安錢大昕云經言乘傳言壽夢乘壽皆商音當讀如曠與乘為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為疊韻併兩字為

臨於周廟禮也杜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安衡宗禮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杜於

同姓於宗廟杜所出王杜始封君杜同族於廟

為諸姬臨於周廟杜諸姬同杜為邢克將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以報晉之取鄭也杜取鄭在前年梁國睢杜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

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

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杜不敬妻亦不敬杜妾婦之子若而人杜

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正義釋親云父之姊妹為姑樊光曰杜

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杜陰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杜士魴聘在此年杜

秦嬴歸于楚杜秦景公妹為杜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

禮也杜子庚莊王子子午也諸侯夫人杜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周大夫結成也為十杜五年劉夏逆王后傳杜士魴聘在此年杜

皆自已稱之且若父之姊其年已長天子求后而以此對之非人情也樊說恐非

非稱謂之道竊謂姑而年長於已謂之姑姊年少於已謂之姑妹如此則姑姊妹皆

父姊妹為姑姊妹也衡案如樊說姑自己稱之姊妹自父稱之合二者以為一人之稱恐

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妹入火而救兄于是謂

通也杜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

言非杜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杜不敬妻亦不敬杜妾婦之子若而人杜

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妹入火而救兄于是謂

父姊妹為姑姊妹也衡案如樊說姑自己稱之姊妹自父稱之合二者以為一人之稱恐

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妹入火而救兄于是謂

左傳輯釋卷十四終

明治十六年十月廿六日出版御届
全 十七年三月 出版

東京府下芝區片門前町二丁目拾四番地

訓點人 石川鴻齋

全 芝區三島町拾番地

出版人 山中市兵衛

山中出版舎

134
263

